



黃文獻公集卷第十

續藁上之七

臨川危素編

墓誌銘

楊仲弘墓誌銘

仲弘既卒之明年潛往哭焉其友壻蔣堂代致八歲孤選之言曰
先人之墓非先生莫宜為銘此先人治命也敢奉以請惟先生哀
而許之潛不敢不諾也初潛與仲弘不相識輒以書締文字交凡
五年始識仲弘後十有一年乃與仲弘同舉進士又八年而仲弘
死矣嗚呼其忍執筆而銘諸仲弘諱載姓楊氏其先建州浦城人
上距宋翰林學士文公凡十一世曾祖有雍祖祐之皆有隱德父
起潛補京學諸生因家于杭故又為杭州人仲弘少孤事母季氏
盡孝而有禮年幾四十不仕田理問用之得其文薦之行中書舉
茂材異等不行周御史景遠強之至京師俄以母喪去賈戶部國
英數言其材能于朝遂以布衣召入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與脩

武宗寶錄書成褒賜甚厚居無何調管領係官海船萬戶府照磨兼提控案牘于是 仁宗在御方以科目取天下士仲弘首應詔登延祐進士進士乙科用有官恩例視第一人授承務郎饒州路同知浮梁州事秩滿遷儒林郎寧國路總管府推官未上以至治三年八月十五日卒得年五十有三泰定某年某月某日葬杭州錢塘縣某鄉某原娶瞿氏子男三人長即選也次遵次迪俱幼仲弘平居性和易然于論議臧否未嘗有所假借其游從皆當世為人吳興趙公在翰林尤愛重之亟稱其所為文由是仲弘名益聞諸公間蓋仲弘于書無所不讀而其文壹以氣為主豪端疊疊從橫鉅細無不如其意之所欲出譬如長風怒颿一瞬千里至于碣岸之縈折艎歌舵側亦未始有所留礙也凡所撰著未及詮次以行而人多傳誦之潛嘗評其文博而敏直而不肆仲弘亦謂潛曰予之文氣有未充也然已密矣潛每數服其言今已矣無與共論斯事矣烏乎而尚忍銘諸姑述其槩以慰吾亡友于地下云爾銘

昭文席湜藏書

曰
烏乎仲弘而止于斯孰昌其氣之死不衰優優其辭不屈不枝有寧一宮文冢在茲過者必式考予銘詩

張弘道墓誌銘

弘道既歿于杭其子正蒙奉柩還山陰而狀其世序官闕來求銘以葬予與弘道同對大廷同校文江西又同校文江浙未卒事而弘道移疾丐休致去卧翔鸞佛舍竟不起悲夫尚忍銘諸雖然知弘道者莫予若也銘非予將誰屬弘道諱士元姓張氏弘道字也弘道生宦家而自其少時不習貴游子弟嬉戲事稍長從鄉先生黃君受毛氏詩為舉子業場屋事廢士之志于祿仕者率投牒求察舉補儒學官弘道恬然不以動其意左筆右瓢幾四十年會有詔行貢舉法有司迺起弘道使就試遂以延祐二年賜同進士出身歷將仕郎慶元路鄞縣丞從仕郎池州路貴池縣尹承事郎太平路總管府經歷用致仕授承直郎同知鉉山州事命下弘道已

卒其卒以天曆二年十月二十日壽六十有四葬以至順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承務鄉某山之原弘道為人內秀朗而外朴疎所學務平實其居官以樂易稱未始求赫赫名眩流俗常平反貴池殺人獄亦不自以為功也由是吏弗忍欺而民思之部使者考其績交章以聞事格不下代弘道為鄞貴池者皆弘道初持江浙文衡時進士人尤以為盛事云弘道世越人高祖澤宋孝宗龍飛進士由侍御史諫議大夫至兵部尚書復以寶謨閣直學士食祠祿其行事見高公似孫所為碑文曾祖璧通直郎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祖厚之承直郎温州樂清縣尉父績古將仕郎入國朝以弘道官七品贈從仕郎處州路慶元縣尹母趙氏知西外宗正事少師不楚之曾孫女妻胡氏太府卿直敷文閣太初之孫女今以贈若封並為宜人子男一人正蒙也當以廕得官未調予聞弘道垂屬續猶力疾坐語精爽殊不亂其所存必有過人者然則予之知弘道抑未矣銘曰

昭文席湜藏書

樹之既同有獲而弗克不贏于躬獨以嗇終後其豐

黃彥實墓誌銘

彥實諱叔英明慈谿黃氏年五十有五以泰定四年九月某日卒于鄞明年九月庚申葬餘姚之竹山潛異時與彥實游彥實言今天下文章鉅工知我者惟伯長伯長必先我死我死子其銘我伯長故翰林侍講學士素文清公也潛藐焉晚出于文清無能為役彥實乃欲以之承其乏耶而孰知潛之哭文清僅踰月又哭彥實邪潛雖不敏彥實之言詎可忘耶初朝廷既新貢舉法而場屋事久廢老生宿學多已物故後進之士無所依承則相率之彥實受弟子業凡彥實所指授取科名預薦書者相望否者亦且去而補儒學官人皆為彥實喜而彥實顧不能少自貶以就有司之繩尺訖無所過合以死人又莫不深悲之其知彥實者若是而已至于彥實之所存知之者未必盡也彥實之先大夫文潔先生宋寶祐丙辰文天祥榜進士負材能尚氣節而甚邃于經術所著書世多

有之蓋先生之學壹以躬行為本故在朝著見謂忠鯁而分符握節所至舉其職業風采凜然先生三子俱克紹其家學而彥實最少介然特立不務為苟同尤酷肖焉文清稱彥實少游故都見世所稱知名人率脂韋自保祕惋恨無可與語酒酣氣雄謂海宇方宴安休明宜取天下事置念慮以入計畫否則搜扶險幽浩然為萬里游過不過命也未幾汴梁石上漢江西游荆襄歷觀用武關要荒榛廢壘猶有能言昔時得失益慷慨自振而所見公卿大夫與布衣之士則皆與昔交游者無大異于是治其居曰蘓菴閉門讀書並不妄交嗟乎彥實之于天下獨以文清為知己而文清之言如此彥實所存固可槩見也彼以是瑣瑣者為彥實置欣戚焉何哉彥實嘗為晉陵宣城蕪湖三學教諭又為和靖采石兩院山長間以茂異遣詣中書弗果行彥實殊不以小試為辱亦不以不大用為誚也彥實于經史百氏之書過目輒成誦為文雋拔偉麗意氣奔放若不可禦而要其歸能弗畔于道有蘓菴暇筆三卷詩

昭文席湜藏書

文雜著總二十卷藏于家彥實之曾大父曰世堯大父曰奉議郎一鶚父曰朝奉大夫宗正少卿震文潔蓋門人私謚云母趙氏封安人而彥實沈出也娶岑氏先卒再娶王氏子男一曰祖德女二長嫁岑可久而天次未行銘曰
物之不齊雜糅錯出惡妍喜媿千古一律德人天游不物於物尚無有已孰得為失惟是浩然之死不沒磊落軒昂崢嶸突兀發其遺編猶見髣髴寫以石章用告幽室

青陽縣尹徐君墓誌銘

君諱泰亨字和甫姓徐氏其先衢州龍游人龍游之徐系出偃王而代祀遼邈莫詳其世次君曾大父曰誼甫有隱德大父曰克威以疾廢里豪乘間兼并其家生事日削父曰進始成童能隱忍激勵卒自奮以致完厚然喜施予又樂道人善以長者稱初娶曰邵氏因徙家蕭山之漁浦尋又徙餘杭而占籍焉繼娶陸氏俱無子其子男二人女一人皆季氏出君最長德祐元 從父避兵踰濤

江夜夢神人告曰趣返否且及難既寤遂西還已而從兵東方來人皆曰天既俾徐氏有後又謹護之積善之報將在是乎君性篤厚而遇事警敏少嗜學能為詞賦既又從師受經用舉者試吏平江精思竭力雖憊不休人或譏其過君曰事無小不可忽也軍校有不法事在郡府君視其牘議不少貸漕運官屬恃其品級已高尤恣橫凡姦私殺虐執事者率畏憚不敢竟其獄君一一具上論如律民間以匿朱張財物多無辜坐逮者君力為辨析免男女為奴婢者若干人憲府以時所引用斷例不一求文學吏整比之君定自中統訖大德為之綱目條分理貫簡而易求約而可守覽者便之既書滿行中書省署君歸安縣典史白雲宗僧沈某冒名爵凌官府有牾其意者兩人將置之死地兩人之怨家私鄰女不得殺以滅口棄尸桑林中事覺陰使以定辭引兩人傳致其罪君將直其寃吏持不可曰此沈公意孰敢拒也君盡立羣吏于前語之曰吾能死不能濫殺以求媚于人會使者行部君卒白出之沈之

昭文席湜藏書

徒有僧某者通民家婦為其夫所毆而銜之適有遭劫殺者賊弗得僧為飛書誣其夫及有它怨隙者七人故以書墮邏卒家七人中或以罪黥卒得之曰此警跡也因捕治不疑君察其寃而七人者苦卒虐莫敢易辭君命去其桎械始垂泣和言令以左驗已具難之君服弊衣佯為賣卜至其處悉得七人以已物實贓狀取其家餘絲布數升析縷以比無不合釜竈及他物存者又合僧乃伏罪七人者得直已而獲真賊于武康人始歎服焉縣獄舊有以男醉死弟自經死誣平人者獄已成君親為訪求其實悉生之鄰縣安吉有逐其妻之子而夜死于盜者意其子也巡官捕繫而煨煉成獄且取它衣物為證君為蹤跡其事或驚懼以實自首乃出其子而坐巡卒及行貨者屬歲大侵君夙夜施其拯救之術凡所給寧過厚曰無以法害吾仁也已代去省臺猶以荒政諉之陞平陽州提控案牘以內憂去服除遷海道都漕運萬戶府提控案牘方次里居而經理法行君以書論曰不實役不均之弊累數千言宰

臣領其要者得書大喜俾乘傳白于行省時列郡守咸以田事期
集爭欲得君以佐其事君佐常州又佐池州所行一如其言他郡
咸取法焉未幾以漕事至京師中書奏君以九品官仍為本府提
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 漕法利病下至占候探測著海運紀
原七卷後有掠其美以自名者非本書也尋復以漕事至京師詣
都堂獻書數萬言條陳漕運之弊當更張者十事執政得書移行
省用其七至今賴之久之以職官入福建帥幕由令史為提控采
列郡圖籍撰福建總目若干卷用例授將仕佐郎建德路總管府
知事言當世宜急行者其要有六府上其事轉達于中書雖不報
而隱然用其說人或指曰是徐某所嘗言者時朝廷方選用重臣
宣撫兩浙江東君據時政闕政闕大體者為九策以獻會其使遷
他官不果行用覃恩授承事郎池州路青陽縣尹為治務教養其
民縣人方某為割地以廣學宮章某為捐地以建惠民局有司歲
徵民輸荒田租為田千四百頃人甚苦之君寬為之限募民懇闢

昭文席湜藏書

教以修 置閘而覈見田歸其實行視它民田之阻山瀕江者俾
因地勢為蓄泄以備旱澇歲饑則輟已俸倡眾以振之民有告四
十人同發其廩粟者吏欲準強盜論君曰吾方憂其死而食之彼
乃以求生而抵重禁當用法外意可也悉答而遣之旁郡邑事類
此有瘦死者憲府聞君議召其長吏切責焉隣縣銅陵人爭魚池
三十年君教語而決尤以是受知于上官滿代而歸留居吳之閭
門無復任進意結廬植花竹日與賓客觴酒賦詩或乘興獨往徬
徉山水間自號可道人元統元年六月忽遘疾諸子懼或請禱
君止之曰吾猶未也果有異則止藥弗服時是矣已而有瘳久之
乃以疴命止藥作遺書及戒其子佛事不必作親舊致賻不可受
須臾端坐言曰年六十五不為天官正七品不為小得正而斃焉
幸矣言訖而逝十月六日也享年六十有五娶謝氏先二十九年
卒繼潘氏子男五人曰震餘杭縣學教諭曰恒出後德清鐘氏曰
濟曰孚曰良紹興和靜書院山長女一人適章光祖孫男五人思

誠思恭思溫思義思文女五人俱未行震等遵治命以其年十一月某日歸葬錢唐石屋鄉先墓之後初君未及仕而父沒哀慟至頓絕母氏卒于官第晉亨以憂病惑君曲盡調護之力焉君讀書務以致用不屑屑于章句作詩善體物寫情凡所著有端本書忠報錄自警錄可抄書各一卷歷仕集二卷效方三卷及家譜詩集並藏于家史學大綱折獄比事各十卷行于世而所謂海運紀原福建總錄皆列于官書予方樂聞君行事而良以狀來謁銘敢不諾銘曰

松江嘉定等處海運千戶楊君墓誌銘

儒者之效久矣弗白矯矯徐君秉茲諒直施于有政藹焉厥績胡不卒施而有遺策勒銘告哀用表玄宅

楊氏之先世有顯人宋之盛時有自閩而越自越而吳居澉浦者累世以材武取貴任入國朝仕益顯最親鉅族今以占籍為嘉興人君諱樞字伯機贈中憲大夫松江府知府上騎都尉追封弘農

昭文席湜藏書

郡伯春之孫孫福建道安撫使贈懷遠大將軍池州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發之孫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致仕梓之第二子母陸氏所生母徐氏陸以封徐以贈並為弘農郡夫人徐夫人溫之官家女生君甫數歲而歿陸夫人撫君不啻如已出君幼警敏長而喜學一不以他嗜好接于心目刮摩豪習謹厚自將未嘗有綺紈子弟態其處家雖未鹽細務皆有法僕隸輩無敢以其年少而易之諸公貴人多稱其能大德五年君年甫十九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親王合贊所遣使臣耶懷等如京師遂載之以來耶懷等朝貢事畢請仍以君護送西還丞相哈刺哈孫答刺罕如其請奏授忠顯校尉海運副千戶佩金符與俱行以八年發京師十一年乃至其登陸處曰忽魯模思云是役也君往來長風巨浪中歷五星霜凡舟楫糧糧物器之須一出于君不以煩有司既又用私錢市其土物白馬黑犬琥珀蒲萄酒蕃鹽之屬以進平章政事察郎等引見宸慶殿而退方議旌擢以酬其勞而

君以前在海上感瘴毒疾作而歸至大二年也閱七寒暑疾乃間
尋丁陸夫人憂家食者二十載益練達于世故絕圭角破崖岸因
自號默默道人泰定四年始用薦者起家為昭信校尉常熟江陰
等處海運副千戶居官以廉介稱被省檄給慶紹溫台漕輓之直
力判宿蠹括克之弊絕無所容天曆二年部運抵直沽倉適疾復
作在告滿百日歸就醫于杭之私解疾愈劇不可為俄升松江嘉
定等處海運千戶命下君已卒至順二年八月十四日其卒之日
也享年四十有九娶劉氏南渡名將太師鄺王光世之裔前四年
卒贈嘉興縣君初君有三子俱未齒而天奉父命以弟之子元德
為之子後乃有子曰元誠君卒時元誠生二年矣元德卜以元統
二年正月某日襄祔事于泊櫓山先塋東百步與嘉興縣君兆合
君從父兄朝列大夫同知集慶路總管府事清孫寶誌其壙而墓
道之石未有所刻元德以狀來謁銘乃序而銘之序所不能悉者
誌文可互見也君平生所賦詩有遺藁藏于家銘曰

昭文席湜藏書

弗私于佚維時之達弗疾于用維才之通有仇其門堂構則崇其
楹其穫乃畜不豐尚其嗣人勿替益隆琢石以埃表茲幽宮

茶陵州判官許君墓誌銘

茶陵州判官許君既卒其友危君素曾君堅奉書若狀來徵銘以
奠嗚呼潛與君同年生也安敢以不敏辭君諱晉孫字伯昭其先
汲人宋南渡後徙建昌曾祖通某州團練使祖開進義校尉父炎
仕國朝為鬱林州儒學教授母車氏君弱冠游京師或介以謁趙
文敏公又因文敏徧游大人先生之門以薦者被旨補國子學生
一時名師儒皆大奇之博士姚公尤器重焉會有詔設科取士君
首以諸生擢延祐二年進士第上方好儒進士當得官者悉命昇
便近地以寵榮其初遇君用是得建昌之南城縣丞天燈寺僧甲
與乙有私怨欲殺之既操刀入其室值乙將爨捧所炊米而出驚
仆其地奴走救得脫甲即以刀自刺連呼殺人且訴于縣獄既具
君閱其牘曰捧米復能手殺人耶卒直之太平山中有竊浮圖氏

四果之名以為教者文衣高座日臨其徒泉南廣東慕而趨之金帛填委所聚男女恒數百千人不法之狀暴聞于君而吏置弗問君謂是將註誤吾民為大姦亟列上于郡杖其首百其風遂衰凡君之處事精敏而剛果多此類藍田鄉民訟爭屋新城縣民訟爭山皆久不決郡併以新城事諉君聞君決事平或以屋歸其主或以山交相讓其能使民化服又如此郡守初怒君不阿教權沮之君奉所受命書詣府曰上下相承以禮而已某不善事上官則有罪乞免去府僚既諭止君亦愧悔而加禮焉尋以南城例不得置丞改贛州錄事其治如甦南城時色銀令下君鉤校物力之薄厚以應令民用不擾紋錦局吏竄毀匠籍而牽連追呼濫及民伍君白于郡發架閣舊籍證之其弊以絕豪民憚君之政不便于已詣部使者誣以他事郡長貳素知君率其屬以去就明之部使者大驚訊之果誣也秩滿調湖州路長興州判官未上丁車夫人憂居喪壹用古禮服除殊無仕進意有司以聞乃以茶陵州判官起君

昭文席湜藏書

于家行及境病暈歸居久之復以病歿而卒至順三年三月六日也得年四十有五階止承事郎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南城某鄉某原君性介特而羣居跋跋卑讓待儕輩如父兄與人言不苟為容悅然亦不以訐為直其在南城官廨去家近日步出視事後雖居他官因不畜馬市薪菜自烹飪而食畧無難色權貴人有遺以美衣教襲者受而弗服也君莖仕後始學于內翰臨川吳公每以及門晚為憾其為文無曼辭詭辨而多骨鯁之言詩尚醞藉未病前一月夢為詩云至道難聞歲年晚聖賢不作後世亂詰旦語人曰吾詩辭意甚悲殆不類平生作及曾君求遺藁其家所夢詩在焉嗚呼其可哀也已君妻南豐趙氏有子一人曰章初君之季弟鼎孫卒後一歲趙夫人卒又一歲君遂卒甫四日仲弟益孫亦卒不兩月鬱林府君卒今存者惟一子嗚呼是不又可哀也夫銘曰

將聖之門政學殊科兼取其長君材則多殃慶非類報施何以未

定者天君尚有子

江浙儒學副提舉致仕龔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璠字子敬姓龔氏宋鄉貢進士贈太中大夫諱炳之曾孫
祕閣脩撰太常少卿贈通議大夫諱基先之孫中奉大夫直寶謨
閣司農卿諱湛之子曾祖妣周氏祖妣葛氏並贈碩人妣周氏贈
宜人初太中府君以避兵自高郵徙鎮江卒葬城西五州山子孫
因占籍為鎮江人迨先生以官游久留平江又家焉先生少聰敏
稍長能屬文德祐內附士大夫居班行者例遣北上司農府君以
列卿在遣中行至莘縣不食而卒先生悲不自勝暨成人呼其弟
理語之曰國亡家破吾兄弟又少孤不能以力振起門戶獨不可
學為儒無辱先訓乎由是共刻意于學日以微辭奧義自相叩擊
其文字交視莫公崙俞公德鄰為文人行而與戴公表元仇公遠
胡公長孺盛公彪為忘年友聲譽籍甚人稱其兄弟曰楚兩龔以
比漢之兩龔云東平徐公持浙右憲節聞其名辟寘幕下尋舉教

昭文席湜藏書

官歷平江之和靜學道兩書院山長以累考合格當赴吏部銓父
名高公時叅預外省先生以書論後法之弊公得書喜曰子有用
之材持文書來我為子取教授先生謝曰執政大臣以進賢退不
肖為職天下士如某者能一一力致哉誠推是心寒暖之幸公聞
其言愈敬異之御史周公馳僉廉訪司事鄭公雲翼交薦先生宜
在館閣皆不報用例調寧國路儒學教授秩滿遷主信之上饒簿
以所生母蔣氏憂不赴服除授袁之宜春丞其階再轉俱將仕郎
先生笑曰五十年猶故我耶蓋先生異時以門蔭補官亦將仕郎
也在官歲餘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以從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
舉致任命下先生已卒于宜春其卒以至順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享年六十有六臨終猶強飯正襟危坐命筆作三皇廟記俄投筆
謂家人曰汝輩且去吾將少休頃之氣息奄奄而逝先生家事素
薄客至不問有無倒壺命飲與之談前代事實娓娓不倦至為諸
生論說豪分縷析必使厭所欲乃已兩持鄉闈文衡號明有司門

生弟子彬彬以材自見稱之者不以官而曰先生云其在和靜復
侵田若干畝在寧國徵逋租為錢十二萬五千緡刻春秋大學等
十九書以惠學者而宜春之政役均訟平部使者以為能數諉以
事願以涖治之日淺其所蘊蓄有未悉展也娶周氏知江州德化
縣方叔之女子男一曰魯女二適陳方夏景行孫男二曰宣曰宜
女二俱幼魯以其年十二月返柩于鎮江明年五月十六日葬五
州山先墓東南若干步奉先生子婿陳方狀來謁銘狀稱先生材
識足以超軼古人而忠厚不自己之情未忍斬然遽變其先世承
傳之舊故其為言卓偉殊絕自成一家然亦未始不從容乎規矩
繩墨中晚年學益醇鋒鏑都盡其進修之實或未易淺言也嗚呼
苟非方從先生之久且親孰能知之若是歟先生所著詩文魯既
彙次成若干卷因先生自名其齋者目之曰存悔齋藁云銘曰
龔初來南以士升太常司農遂世卿令孰嗣者宜春丞既仕弗進
用文鳴立言成家樹風聲擺落凡近趨高明有來洗洗揚其英一

昭文席湜藏書

鑑亡矣疇依承陳辭相哀垂百齡刻諸方珉告玄扃

奉訓大夫武昌路諸邑人匠提舉漆君墓誌銘

君姓漆氏諱榮祖字仲華古有漆氏而孔子弟子漆雕開之後亦
或為漆君蓋其裔也曾大父世昌居江之瑞昌大父文興徙興國
之永興又徙太平之當塗而占籍黃池父永成宋將仕郎君仕皇
朝歷黃池建康杭州三織染局副使稍遷武昌路諸邑人匠提舉
初階進義副尉用先賢子孫改將仕佐郎累陞奉訓大夫年踰六
袞輒致仕而去君少敏于學敦行孝悌將仕君歿負土成墳松柏
皆手植與兄弟分財均兄及弟前卒經紀其家事無遺力若未始
異居者尤喜周人之急歲饑則為發粟病則與藥死則與棺里有
叢冢積久而暴露為聚而化之如浮屠法鄉鄰多賴焉居官所至
克修其職業執藝事者咸精其能其在建康以貢輸詣京師者皆
再蒙恩錫賚甚厚人以為榮惜其所處非要地品級已優而績用
未顯也異時將仕君游青山之保和菴以為茲謝公玄暉舊宅不

宜使久廢不治買田二十畝界其徒至君又益以田四十又五畝而祠將仕君于廡下里人羅君記之將仕君封樹在新埂去家僅一里所君謀于兄弟割田若干畝以給歲時汛掃之須前進士汪君記之瑞蓮生墓前方池中前進士夏君記之興國先隴鄰于雙泉寺君捐錢千二百五十緡為興茶利其徒創置祠宇守視墓域惟謹故集賢直學士貢公記之君嘗延羽流為將仕君歲醮事感八鶴來下述黃錄儀因著其靈應之實今天師張公主教大宗師吳公序之故翰林學士承旨姚文公之使江東也愛君沈靜寡言進退閑雅為製其號曰可心其為一時鉅公引重如此君之才雖不大見于世觀其所與而其人可知也同里廣教寺法堂久未建君歸自武昌慨然以營造為己任閱兩寒暑而堂成用錢以緡計者若干一出于已仍施田百畝以資完日繕葺之廢住持僧德遠以瞿曇氏示現之日為登堂說法緡白四衆咸會君忽頽謂其子興宗曰吾事已畢將行矣明日竟以疾不起聞者嘆異焉君生于

昭文席湜藏書

前至元辛未二月十一日卒于後至元丙子四月九日得年六十有六明年丁丑八月十日葬新埂將仕君墓之左娶史氏次索氏子男一興宗也蔭授寧國路織染局使女一嫁故相吳許公之玄孫錯孫男一女六其葬也興宗不遠四千里俾以狀來乞銘迺按狀所載序而銘之銘曰
繫君之先惟漆雕氏受業聖門而不苟仕君于所祖匪襲其迹仕不擇祿由由自得孰適其歸年未及謝展也達生委順而化仕而能止沒宜有後刻辭石章式示永久

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傅公墓誌銘

故奉議大夫同知諸路金玉人匠總管府事傅公既卒且葬三十有六年而冢上之石未有刻辭公之孫亨貞皆嘗從予游及予承乏居國學又適在弟子列而亨取上京鄉薦第一予所與聞也緣斯文之雅故將其父命以隱君嚴威之狀來謁銘按狀公諱潛字仲與其先燕人祖曰德父曰榮祖當金之季始去燕居雲中晦迹

弗耀而獨稍出其藝以自見被遇憲宗于和林錫金符長其同
列六十人以備宿衛世祖建國開平驛致其家屬因占籍焉公
生而穎異氣貌甚偉孝友出其天性與人交以信有士君子之風
至元二十五年世祖選用世勞以為金銀器盒提舉久次當改
調而儕輩中無以易公大德三年官將仕郎八年官承事郎凡再
陟其階俾居舊職十一年乃遷奉訓大夫諸路金玉人匠府副總
管尋以至大四年陞奉議大夫同知府事公服勤三朝每制器以
進無不稱旨賞賚優渥不可勝計仍特為降璽書存護其家寶異
恩也至于裁抑奇巧崇尚質素又未嘗不寓執藝以諫之意識者
賢之皇慶元年正月十九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一世祖
之定都于燕也公慨然曰燕故吾土祖父寃寃能無思乎吾歸其
時矣乃卜居今京城積慶里而奉祖父暨母吳氏之柩葬城西十
里樊村漆園之原公卒遂葬其墓次夫人陶氏宣德人有懿行善
理其家後公二十三年卒元統二年三月二十日也其年四月四

昭文席湊藏書

日合葬焉子男一人曰賢佐仁宗欲使疇其先業特授承事郎
陽山瑀瑤提舉今以累遷為行諸路金玉人匠總管積階嘉議大
夫孫男三人亨以鄉貢擢第為將仕郎太常禮儀院太祝貞以國
子釋褐為從仕郎章佩監知事庸國子學生曾孫男二人女二人
蓋金之將亡中原雲擾衣冠世族強者戮弱者俘為自全之計者
或乘時崛起爭相長雄而使人莫敢犯或自混于雜流而取容一
時然恃其力而以暴陵人有仁心者所不忍為惟百工之事有以
利用而無害于義故君子寧屑為之公後雖藉是有位序而恒若
以為歎嘗語人曰吾家再世遭時艱虞而隱于一藝豈往而不返
者耶今天下一家死生相保而吾祖父乃不及見承平之盛賚志
以沒子孫誠知之必有能自拔以昌吾門者矣于是陶夫人亦力
贊公以教子為務嘉議公之官于金玉行府也留錢唐久之故所
知位丞相出臨江浙略勢分而與居與游視疇昔無異從容一語
未嘗輒及其私慎重如此得于家庭者可知矣亨與貞又皆生盛

時蒙菁莪豐芑之餘澤而以儒起家公至是復何憾哉序而銘之
庶以慰公于地下云爾銘曰

九官濟濟疇若于工帝曰咨垂寶先夔龍降及中古為民者四人
思擇術貴德賤藝惟公父子靡適不通出此入彼與時汗隆曰予
之先家有詩禮夫豈世官倉庾為氏亦既有時有子有孫迄用一
經守為顯門兆茲幽墟尾箕之野列星之英後有興者

胡景呂先生墓誌銘

諸暨之鄉先生曰胡君景呂以泰定三年十一月二日卒年八十
有二致和元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於是先生之子三人無在
者前葬其孫鍾踏門泣以告曰吾祖葬有日以鍾之藐焉不肖而
持重服奉大事懼無以振吾祖於幽執事苟矜而畀之銘吾祖雖
死不沒矣惟某之曾祖戶部府君之外孫劉君應龜在太學于先
生俱允蹈齋生某生也後顧嘗受學于劉君而獲知先生茲又仕
于先生之鄉而及與先生接銘固不敢辭按胡氏世為越之諸暨

昭文席湜藏書

人謂先生之名景呂其字也曾大父煒弗仕大父士英累封通直
郎父果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用年勞賜緋衣銀魚
母王氏封孺人先生幼有異質孳孳問學尤謹于踐履入太學輒
為私試第一居歲餘承議公以內憂解職先生崎嶇扶持絕江而
東會天兵南下學廢士散先生奉承議公彷彿山澤間未始頃刻
去左右承議公得以優游恣肆歎歌息偃焉然以樂墮然以委身
至順而忘其老者以先生能為之子也先生既隱居田里無復當
世志乃益致其力于經史百氏之言而務極其旨趣手書危坐雖
老無少懈為文益主乎理至于詩歌儻語率不苟有雜筋集若干
卷藏于家娶樓氏先若干年卒子男三人曰瓌曰玳曰珩亦俱卒
孫男五人女一人適同里方洵曾孫男六人女一人先是里中為
舉子業者多來學于先生從孫一中實在列一中之上春官也交
遊皆以詩送之時先生病已革猶口占為序引迨一中取進士得
鄉郡錄事以歸而先生不及待矣一中每言之必為掩涕為之銘

以貽其後人亦以慰一中無窮之思也銘曰
不辱以承其先不倦以開其後志則已遂而不居其有茲聖賢之
所自盡先生尚與之參不朽也

袁通甫墓誌銘

吳之隱君子曰袁君諱易字通甫其先當宋有起進士為京朝官
者曰仲賢始家于汴仲賢之後曰京西提刑珣於君為五世祖南
渡時卒葬于吳因家焉故今為平江人曾大父曰璉樂其衍地沃
買田築室長洲之蛟龍浦躬耕而食以布衣終大父曰祐之承節
都監廬州都稅務父曰樞國史實錄院檢閱文字皆仕而未顯至
君復不樂仕進東平徐公持部使者節聞君名延見與語大悅將
薦之于朝君力謝不可徐公益賢之已而行君書省署君石洞山
長君乃欣然就職既歸卒隱弗仕即所居西偏為堂曰靜春壘水
成池周于四隅池上累石如山芰荷蒲葦竹梅松桂蘭菊香草之
屬舒繚繞而其外則左江右湖禽魚飛泳于煙波莽蒼間堂上

昭文席湜藏書

有書萬卷悉君手所校定客至則卷與縱飲劇談留連竟夕乃已
君丰姿秀朗每雨止風收挾小舟以筆床茶竈古玩器自隨逍遙
容與扣舷而歌望之者識其為世外人君少敏于學蘊積之素一
發于詩未始高談性命以師道自任至其在石洞推明雙峰之說
上及于考亭多諸生昔所未聞莫不敬服焉君所為詩有靜春堂
集若干卷龔氏子敬為之序謂近半山而漁陽鮮于公稱其閑遠
清麗稍加精密少陵不難到其為一時名人推重如此吳興趙公
嘗取汝南先賢傳所記漢司徒袁公卧雪事寫為圖以遺君且曰
予作此圖正以通甫好脩之士景慕其高鄉爾則君之人品固不
問可知君母趙氏濮安懿王八世孫女妻奚氏子男四人長震次
泰次晉皆張出次 陳出女五人長許適金大聲未行而卒次適
顧天麟仲振孫 正許德明孫男三人孫女二人俱幼君卒以大
德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得年四十有五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葬長洲東湖鄉楮墩先墓之次後二十有八年是為元統二年於

是君長子震已死泰及晉寶始伐石以狀來謁銘泰好學而有文稱其家者也銘曰
居之熙熙行之施施世非我遺我有不為寤言歌之其聲也希昭昭其垂表以刻辭

鄉貢進士項君墓誌銘

至元二十年秋九月庚申宋台州鄉貢進士項君良才卒葬以二十六年春三月丙申後二十一年君之子鼎亦卒又二十一年是為至順二年鼎之子炯始以狀徵銘於金華黃某銘曰
台之項氏所祖莫詳丹徒尉斯肇見有唐斯仙居人會昌進士其鳴以詩著稱史氏斯後曰勝寶七葉孫勝之子祐當宋寶元復自永嘉徙于臨海卜居章安幾三百載佑後三葉曰處士璣為君曾祖不耀于時負土葬親廬墓三紀商公飛卿傳于私史祖惠父駟克謹其承惠本胡氏處士之甥君初名珪易以今諱曰公望者始冠之字君少學詩事胡公良惠之從子作守莆陽晚所執業時之

昭文席湜藏書

師表白雲先生金氏安道君善說詩不務苟同曰以二南始乎國風中以王風錯于鄭衛著周興衰厥有微意檜曹之末至幽而終否泰剝復循環不窮繼是有作斯為雅頌孔子之衰周公不夢峨彼黍離我心之憂如醉如噎曷能興周小戎駟鐵風槩雄偉周之為秦噫乎悒矣君性寬厚而無脂韋亦不面斥人之是非握手屏處懇言所以聞者謝服去非求是鄉鄰有訟必噴于君忽閱之銷由君片言郡二千石王公華甫泊楊公棟咸加推許王公在郡政多便宜經畧義倉悉君任之郡民新附人或獻計請括義倉以給餉饋桴鼓甫息瘡痍未瘳家無圭撮積負山丘移符趣辦吏卒旁午君為代輸竭其資聚舍北一里大山崇崇火光如射洪發其中陷者百家死者數百或陷不死身交木石君指私橐以募壯夫排木扶石活者十餘祭其死者用浮屠法謊言不驚人鬼帖帖君處親舊有施予恩下逮輿隸莫不訥訥堂有雙桂處士手植王公卿月扁字徑尺君弟英才與君齊名並薦于鄉雙桂之徵君既預薦

而不及祿終于布衣壽六十六墓在縣東保樂西鄉安仁鳳山先
塋之旁君娶于翟子泰蚤世繼室以張有子男二其長即鼎以孝
友聞對策鄉校力詆權臣胡公在朝博士著作教授王宮時君舊
學鼎以公故補官迪功準造泉臺浙水之東次曰大有幼居侍側
從君避兵為游卒得卒欲刺君以身蔽焉卒駭而止竟獲兩全其
女有三婚曰王牧程萃黃愷率皆士族孫男六人炯以文稱次則
道唯道中道成成歸釋氏不列于次又次道心士寧其季女則有
五婚亦名門曾孫男十其女七人炯曰六歲吾祖以沒豐貌整容
猶記髻髻坐南窓下大樹如山授炯古詩置炯膝間母曰小兒勿
勤長者吾祖曰嘻茲吾孫也言已哽塞炯暗莫知先人以告乃知
其悲嗚呼吾祖望炯非淺淺五十年不有論譟杜甫之沒餘四十
年賴孫嗣業求銘以傳炯實闡葺不自底勵挈挈道路與嗣業類
輒援前比乞為銘章尚俾吾祖沒而不亡銘杜甫者丞相元稹某
何人斯敢告不敏炯拜且泣曰無固辭庸撮其語播茲聲詩為言

昭文席湜藏書

則俚而近于質刻諸方珉永賁幽室

道一書院山長戚君墓誌銘

君諱象祖字性傳姓戚氏世為婺人戚氏在楚丘者實宋之世家
而婺之有戚氏南渡後始著袁州府君如琬與其從兄如圭如玉
並受業東萊呂氏如圭如玉既連起進士乾道淳熙間府君亦擢
紹興庚戌進士第由國子博士出知袁州積階朝奉郎追贈其父
約為奉議郎而其子家祥以蔭補官為從政郎廣德軍司法參軍
君袁州府君之曾孫廣德府君之孫也父曰紹入國朝隱居弗仕
同志之士相與號為貞孝先生君天性質直無崖岸不喜為聰明
機巧少服家庭之訓甘于淡薄目不識富貴家華靡事弱冠師事
王公元章益達于命義杜門不妄出環堵蕭然有書數十百卷墮
然自教處城郭如山林間也用是尊官顯人鮮能知之大德中年
幾五十乃用舉者得東陽縣學教諭遷紹興之和靜書院山長年
未七十輒求致仕吏部以例弗許復用為信之道一書院山長記

辭不就夫人義烏朱氏鄉貢進士環之女初君之祖父皆娶于朱氏鄉貢進士君之弟六合令周謂君可妻以夫人歸焉江南之始附也愚民多向向不自安君以祖妣素嬰心疾慮其驚悸疾愈劇白于父避地藉陽山頂之又依外氏居焉義烏之赤岸君適有遠行而大盜及境夫人獨挈幼稚返于故廬外氏亡奴以脅從將汙其主賴夫人先是奪其狡計而免于禍姻黨咸歎異焉其後家毀于蓄夫人力相君作室如其舊而君厭于囂煩遂僑居永康之太平其子宗仁為象州陽壽縣龍門巡檢以死君念其去家萬里殞于瘴鄉哀之不置屢形于歌詩哀竟以成疾至順元年十二月庚午卒于太平之寓舍享年七十有四君自是忽忽不樂因泛舟遍省先墓俄感疴疾以薦祥事于夫人之日卒于赤岸之別業三年十二月某甲子也享年七十有八子男二長即宗仁其卒前君七
年次崇僧學于許君益之能知經而有文稱其家者也女二長適朱鄉貢進士君之孫次適呂梓孫男六女四崇僧遵治命卜宅

昭文席湊藏書

兆于義烏明義鄉竹澤之原葬以四年閏三月某甲子乃自其鄉之前山遷夫人柩合葬焉某之視君蓋父行也而辱為忘年交君平居罕與人接而遇某特厚甚崇僧躋門俾為之銘併誌夫人事某實知君不敢辭銘曰
維養也晦以尊其生維居也安以篤其承維歸也潔以昭其成名之弗晰德則孔有維其有之用諗爾後

胡君墓誌銘

鄞胡君以至治二年六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三其又明年某月某日葬城西南六十里亭嶺下前事諸孤衰經哭奉董生復禮之狀踵門再拜請文為銘予為之答拜且辭則又再拜固以請乃次而銘之按狀君諱珙字伯玉本費氏子生七年後胡氏自君之曾大父祖季大父桂發父德潤皆未有仕藉至君始以材見推擇為郡列曹掾非其好也用久次司郡倉積勞當序遷輒棄不就其居家奉母孝率子弟治田廬生產悉有法有餘財未嘗資以為俚

俗華靡豪縱事尊官顯人慕而與之交不當為翕翕熱然於故舊
煦煦有恩歲時問卷相過雖賤夫幼童必跋跋然與為禮有疑其
矯飾者迨君病革姻黨朋從來候問度且弗起咸有戚色君續息
垂絕猶舉手加額曰惶恐惶恐疑者乃釋然服其出于至誠君平
生無他好玩獨嗜蓄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
靳晚益聚書構精舍小溪上延師儒教諸孫為舉子業墓地實在
其西十里君所自辦定也蓋君與管郭之學甚邃云君娶鍾氏子
男六人曰元堅曰元厚曰元彥曰元基曰元堂曰元圭女一人未
笄孫男十有三人女十人曾孫男二人嗚呼予聞有隱德者必有
後觀君之自信獨樂非能以利澤昭被于人而子孫茂衍若是宜
有隱德矣其所恃以為不朽者獨銘也哉銘曰
維古宅兆視占從違允矣胡君藏志不疑我擇我藏匪卦于著有
封斯隆有潛弗輝有斐其銘嗣人之思

鄱陽朱君墓誌銘

昭文席湜藏書

鄱陽朱君既卒而其孫坦舉進士來京師踵門納謁拜且言坦之
充賦有司也大父方屬疾語坦曰昔吾祖蓋兩貢于鄉晚屢以恩
補官主浮梁縣學故君之少也慨焉思自奮于科目而場屋事遂
廢連國朝復以科目取天下士而吾已老前人之發而未舒者將
有望于汝行矣勉旃無以吾為念也坦銜訓就道尋屬預薦名而
大父竟不及待顧乃挈挈然籩糧笥書而來者庶幾獲綴下列以
酬先志夫何場屋又廢而莫之舉願刻銘冢上之石用慰大父于
地下謹奉先友程翔之狀以為子也請某哀其言亟為之答拜而
不敢拒也按狀朱氏世居鄱陽之堯山里號著族君之曾祖世顯
弗仕祖應復主學君也父泳涯亦弗仕君諱明普字升朝自號止
善天性醇厚父歿事母孝與二弟異居而無間言子姪有過必從
容告諭使自愧悔其靜重沉默若有不可犯之色至與人交未嘗
不務為卑謙春秋既高族人在父兄行者以十數為之執弟子禮
不少衰母喪猶致毀歲時祀事身親饋奠惟謹初江南新附大家

多踣于徭役君獨能隨時俯仰與物無忤門戶賴以不墜歲侵輒發粟以惠貧乏人多德之所居負山瞰湖君暮年幅巾藜杖徜徉煙光水色間足不涉城府藏書數千卷耽玩至忘寢食取古語大書屋壁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此所以識也鄉先生吳君仲过程君時登吳君存並以所學教授君俾諸孫從之游而往來叩擊焉名勝士款門必留連彌日盡歡乃已有以善地理學來見者館穀之不厭或勸預相地為樂丘則應之曰生事死葬人子之職吾安用蚤計哉過仙翁釋子雖不眩於其說亦不深斥之也同里萬戶山有僧廬先達多講學其中君指錢葺治以為諸孫游息之所曰吾欲其趾美前賢耳君生于宋開慶元年四月十四日卒于今元統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娶鮑氏子男二長勳某官次某未仕女二孫男五長即坦次蚤天次厘次塤次祐女四曾孫男五女一凡狀所述可見者如此嗚呼道之行隆科目不預焉而君之志則有足悲

昭文席湜藏書

者某竊聞之荀卿子曰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也銘以慰君亦以勗其後人銘曰

朱以國氏後支分名于一經用額門父蓄子播連厥孫不以無年輟耕耘果之云剝有本根惟草既故鼎乃新天者之定能勝人食報豈必于其身詩可徵我所聞揭辭石章慰營魂

馮君墓誌銘

閩馮君既卒且葬二十有五年其子庭玉始以書來曰先人之墓久矣而冢上之石未知所刻若有俟也吾子不以庭玉之不肖而辱與之交失今弗圖懼寢遠或墜闕以重不孝之罪敢奉狀以請惟矜而昇之銘按狀君諱華字君重福州閩縣人曾祖世則祖寅宋太學生父汝翼母朱氏君少力學工為文從父伯震深器重之伯震在太學君不遠千里負笈從之游所接識皆一時鉅儒望士由是學益博文益奇嘗以漕薦上春官不合將南歸道梗于兵乃即太湖上授弟子業至元十三年大軍下常州有以君名聞其主

帥者即日廷見聞撫安之術版受南劍州儒學教授君私竊以歸
養為喜而受之竟不果行因留 為宜興人終其身不復言仕進
所居室曰龜峯示不忘故山也以大德四年十二月三日卒得年
六十某月十三日葬清泉鄉黃川之蓮花塢娶吳氏子男一人庭
玉也孫男三人女二人君平生所著有四書直解若干卷文三卷
詩五卷樂府一卷藏于家馮氏之先在唐有廷珎者當廣明之亂
以勤王功至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杜陵侯入宋久未有顯者十
一世孫允中受業考亭朱子之門始以儒起家為道州寧遠縣尉
而伯震與從弟惟尹俱太學生惟尹之弟惟說與伯震先後擢進
士第君雖以隱約終而有庭玉為之子庶幾能亢其宗者叙而銘
之所以俟也銘曰
馮奮于閩由杜陵君史軼其傳綸言具存子孫則蕃不有世祿散
處歟邵為三大族孰振以文曰維閩宗逮君之身乃番弗隆爾公
爾侯必復其始我銘孔昭琢石以俟

昭文席湊藏書

呂君墓誌銘

君諱權字子義姓呂氏娶之永康人諱楚者子君為曾大父諱茂
者子君為大父至元間嘗宰鄉邑後輒隱弗仕父名汲母朱氏君
幼習于禮度以簡靜自持不妄言笑服用無華飾然其立志果銳
遇事機警母沒時年甫十三能佐父理家其並練達于世故撫弟
妹尤雍睦有恩大父深愛之指以語客曰是兒他日必亢吾宗會
貢舉法行君慨然思奮拔以自見而雅不欲滿意俗學聞鄉先生
許益之講道八華山中負笈往從之游考質玩思或竟夕不寐儕
輩推其精勤君娶胡氏有子曰炳蚤夭因以哀致疾庸醫投藥過
差久弗効泰定三年秋疾少間有司強使試鄉闈適疾復作而止
沈疴荏苒閱十四寒暑浸成衰弱以天曆二年八月辛卯卒于家
得年三十有八將終告其父曰生不得盡人子之道死又無後請
以弟機之子烜嗣如其言而命之始君自書其夢中之語曰青壁
雖萬里白雲只三尋莫知何義至是以其年之脩短驗之若有數

然君所為詩文皆不苟而無留藁其父卜以元統元年十一月已酉葬君于義烏雙林鄉住山之原哀其有用而不試有作而不傳無以慰前人之望自誌其壙累數百言猶以為未足復俾予即其窆石系以刻辭予雖不及識君而辱與其父有雅故知其言良信乃撮取誌所述序而銘之銘曰
受材之美兮逢時之昌良工範我兮游夫康莊嗚不使年兮過而莫揚訊之故老兮我夢何祥昭回在上兮草木承光墮珠重泉兮幽幽其藏父老子幼兮天之蒼蒼孰紓其哀兮薦此石章

秋江黃君墓誌銘

君姓黃氏諱一清字清夫徽之休寧人初李韓公以中書平章政事知貢舉某用門生禮拜公里第君在焉別去二十有五年而君之于潛踵門泣且言君已沒持黃竹巡檢程君之狀以銘為請按狀君曾大父拱大父振遠並能施惠其里中見為長者父元珪蚤卒母吳氏守節自誓內事舅姑外資諸子使為學君亦痛自飭勵

昭文席湜藏書

期無愧于古人年逾四十始遊京師久之無所知名泊李公以舊學相 仁宗賢才彙進而君以母老不忍去母告之曰汝父夙有志四方而今已矣汝其忘之乎君乃幡然復入京師謁李公君古貌長身鬚髯如戟寬衣高冠容止簡率又作吳語左右多目笑之公望見大驚異即下執其手延之上座時公門下皆名人顯士而君以布衣居其間恒與公抗禮坐客莫出其右隱然名動京師君以秋江自號而李公自號秋谷遺君詩有君釣秋江月我耕秋谷雲逃名君笑我伴食我慚君之白朝野傳誦滿口內翰趙文敏公既寫以為圖且謂不宜使清時有遺才力薦之當路諸公以君深於易通陰陽家言欲用為杭州教授君笑曰吾以布衣締交相國榮孰大焉持此足以復吾親矣竟辭歸築山房摘李公詩語為扁名以見志公欣然遣以錢助之宣徽王公奉使江東過君山房因圖其隱居十景以去其為當世所重如此君嘗以母病籲天願減已年並母壽夜夢人語之曰有老嫗來當得藥明日果有老嫗來

授以啗蜜法而無從得蜜君往乞諸旁近村民家還過虎君駭曰
我死不足惜如母何虎熟視逡巡而去集賢大學士陳公言是家
母為節婦子為孝子宜旌表以風四方事下有司署其家及里門
皆曰節婦國朝徽人得旌表者自君母子始其後君有母之喪走
京師乞銘于閣學虞公以葬張蔡公時當國問士于韓公式以君
對且要與俱詣公恨相見之晚即欲擢寘館閣君以葬母辭公知
不可奪則為詩以送之終喪復至京師適遍謝前為銘及哀挽者
趙魯公在中書素善君卒欲用之集賢亦舉君為儒學提舉君嘆
曰吾親在且不仕今尚須祿任耶遂去入玉蓮山中構精舍將老
焉故人完顏君守贛奉幣馬迎致郡齋居歲餘俄思歸艤舟未發
適值始生之日飲而歡抵暮疾作旦起奄然而逝至元三年八月
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五贛守為具衣冠買棺以斂而二子從行者
奉柩以還卜某年某月某日葬藍田山之原娶張氏前十三年卒
子男五人曰俊淮安屯田副提舉亦已卒曰晉有家學今為徽州

昭文席湜藏書

教授曰結為仲氏一鵠後曰勝曰 女二人長適行金玉總管府
知事汪洪次適俞榮孫男五人女三人君性踈曠好客不厭處鄉
鄰有恩不喜言人短而常推禍福成敗之機聞人為善其在京師
所主皆朝廷重臣每有所諮訪未嘗出以語人所薦士亦不以為
已德累朝元老臺閣名公至于卑官下僚新進之士無不與之交
其死也無不悲之某竊觀昔人去就之際出者或未能無累于物
處者或專務使影響昧昧不聞于人此二者皆過也若夫進不徇
人退不絕物如君者蓋鮮矣而某安足以知之姑據狀所述為之
銘以紓其嗣人之哀思云爾銘曰
士之懷才難得者時逢時之未患莫已知亦既有時又有知己胡
有不為而止于此處非吾介出非吾通自信不疑卒蹈厥中發揚
在上其藏在下銘以昭之用慰來者

外姑夫人李氏墓誌銘

至治二年春二月外姑夫人李氏寢疾革某屬以職事走鄞江上

法不得為私親去其月乙丑夫人疾竟不起外舅王公自東陽以訃至鄭某既為位哭且使致奠已外舅復以書來曰吾婦葬有日矣若能為我銘其下棺之石猶泣執紼也惟我顯祖考昭慶節度書記府君夫人黃氏墓在東姜族子或以其地券鬻諸富人有司弗能直我顯考文林府君夫人張氏墓在桐川又數毀于盜將以十有一月丙申奉柩改葬縣北甘泉鄉唐塢我叔祖湖南轉運副使煥章府君墓在東南若干步而以吾婦祔焉煥章府君之墓嘗捐田若干畝有畸畀廣陵寺以給歲時饋薦汛掃百役之費寺弗能有也吾扣已索得錢若干緡以復田俾歸其舊其併為我誌之嗚呼夫人諱某字某姓李氏世為婺之東陽人宋吏部尚書大同之從孫女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母某氏夫人幼聰慧能知文史非直善剪製綾結事年二十歸王氏外舅用煥章府君恩補官將仕郎而家門戶方貴盛夫人自處卑約未始以侈靡驕縱有所缺虧遠德祐內附外舅既失世祿行省版授處州麗水縣主

昭文席湜藏書

薄復辭不就家日益落夫人身治細微絲蓄粒聚以畢婚嫁白首宴娛無異處貴賤盛時臨終猶不廢櫛沐夷然而逝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二人曰武曰復女五人婿曰黃潛李法何洵呂潮何潤孫男二人曰坦曰瑱嗚呼潛不敏無以褒叙令淑受命書辭聊以抒哀思云爾嗚呼銘曰
猗與夫人承貞則秉心初終用無斃泰吾不豐約不嗇曰婦之吉恒其德適爾祖姑返玄宅勤諸方珉詒罔極

墓碣

董秉彛墓碣

嗚呼是惟秉彛之墓始予識秉彛鄞江上秉彛方妙年論議疊疊庶幾能以古人自任者由是數與之游別去僅三歲而復求秉彛於鄞則秉彛死矣嗚呼悲夫秉彛名復禮姓董氏世為泰化州人自曾祖庭堅^祖成已至其父潤無仕者秉彛少嗜書不以貧輟其學故衣敗絮無以禦寒擁紙被挾冊坐竟日人莫見其有不堪之色

嘗從鄉先生魯月卿為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不復踐場屋益取
經史百氏之言鈎微擿隱而求極其根柢間出以為歌詩雜文皆
清麗古雅可喜故翰林侍講學士袁公甚器重之其父晚得未疾
老母弱弟姊妹之未有家者居處服食婚嫁之須一資于秉彝而
後具秉彝未嘗少戚戚以動其父母之意其父母亦驩然以忘其
憂人以為難鄣胡氏父子素善秉彝為治舍館俾子弟師事之秉
彝深自刻苦與之相摩勵激切夜參半隔牆燈火明滅猶隱隱聞
讀書聲雖憊不自休因以成疾度不可起則歸與其父母訣竟以
泰定三年九月五日卒于家年三十有三未娶無子以弟驥為之
後父命也賴胡氏為買棺乃克以斂袁公為發粟他朋游及方外
交又相與合錢為助始克以其年十一月五日返葬于某鄉西園
先墓之次其友汪君敏德以書來曰秉彝死且葬子知秉彝者宜
為銘胡氏既買石以俟矣嗚呼悲夫千里駒不出身樞人知其國
馬而未始見其千里也故予于秉彝不敢遽以所可見者為已足

昭文席湜藏書

獨哀其年之嗇志之未究而死及之序而銘諸有不得苟讓者矣
嗚呼悲夫銘曰
生不予前死不予後夫孰尸之俾其父母不得以為子而予不得
以為友也嗚呼

陳子中墓碣

子中涿州陳氏名中因以為字年三十有六至順四年六月丙寅
終于杭州之寓舍卜以某年月日附葬于湖州烏程縣菁山下先
墓之側其友哲理野臺並仕為丹徒適以事如杭買石屬予以銘
嗚呼予固不可無一言以慰子中于地下抑豈忍言之哉初子中
合其同志五六人從予南屏山中丹徒亦在焉欲相率推予為之
師予謝不可則皆曰諾然猶有以父兄之雅故執子弟禮者予視
子中則畏友也子中每篝燈挾冊而坐恒至四鼓蚤作殊無憊色
其析理據事毫髮不苟問出以為文皆精深縝密可喜而子中莫
敢自謂已足不肯急于求售向之五六人者或擢奉常第或以賢

書上春官子中獨未嘗一踐場屋去年始走京師就試于鄉闈考官得其文將寘之前列尋復以其說為疑竟棄弗錄子中退自有司崎嶇四千里負笈南還抵家一月而有母憂又兩月俄以暴病一夕不起嗚呼子中而止于斯耶天者之難必而殃慶不以其類乃若是耶子中之大父德用晦迹弗仕父讓故任連江縣尹以奉直大夫杭州路總管府判官致仕蓋其先占籍于涿田奉直公仕江南遂家焉母李氏張氏妻亦張氏外家之女也子男一人女一人皆尚幼異時翰林侍講學士巴西鄧公嘗為子中扁所居室曰庸齋子中請予為之銘予未及為而遽銘其冢上之石嗚呼悲夫銘曰

蔣君墓碣

原田兮沃沃匪種兮斯樛樹之同兮或以弗熟昊天之恩予兮胡彼培而此覆子無憂兮不復神之聽之兮後其式穀

昭文席湜藏書

恒以百數願生晚不得廁其列然竊心慕之先生沒十有六年而某為諸暨州判官始識蔣君陶朱山中叩其師友之淵源則執弟子禮于先生者也君不以華行自高言必稱同門若嘗與游與居者焉會有詔賜高年帛郡檄某奉以從事某方踏君之門而君已死將葬其子果以狀來謁銘某不得辭按狀君諱朋龍字飛卿姓蔣氏由漢兖州刺史詡二十四世至唐尚書左丞洌又十七世至宋國子監主簿某監簿生處州教授穎教授生國子助教奮助教之子曰一德君之高祖也曾祖諱嗣興祖諱允恭父諱亨之皆不仕其自宜興徙越之諸暨迨君九世矣君先娶姜氏前三十七年卒有子一人果也後娶楊氏有女二人長適胡一中起進士為紹興錄事次適趙深孫男三人初助教君無恙時有異僧突入其室示以八字曰傳燈佛祖涅槃會人揖而與之語弗頤而去他日以其言驗之壽畧如瞿曇氏其沒則雙林唱滅之後一日也自是君之祖若父得壽同歿之日又同君之死也夢其父曰燈燈續傳不

自我後不自我先寤而謂果曰吾先世之聞于浮屠氏者固非所
敢知以今之年明之日徵之殆與吾夢協吾其逝矣即索紙筆為
書與親友訣翌旦正襟危坐奄然而化泰定四年二月十六日也
享年八十有一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鄉某原銘曰
有生之不齊兮寔命自天脩不可強促兮短不可苟延天胡厚君
之家兮賦予之獨專死之日兮生之年一門四世兮弗後弗先吾
固知命可受兮不可傳天者之難必兮孰測其然于嗟乎君兮尚
歸夫全

塔銘

天童坦禪師塔銘

師諱妙坦族金氏藝之浦江人母張夢蓮花產于庭而生弱不好
弄然伯仲間祖父為類已令襲詩書學非其志也堅求棄俗依
同里慧香淨月師既得度受具聞北山覺報遠公蜀人通內外學
軌儀峻甚徃從之尋又下濤江登天竺山從晦巖照公研三觀十

昭文席湊藏書

乘旨會虛舟禪師以密菴四葉坐鎮靈隱遂委身而事焉一日
室中舟舉古問如何是良遂知處師答以冬瓜瓠子語舟咄曰如
斯見解不離教乘師擬答舟還拳其面師有省遽作禮趨出舟即
命侍者至元丙子隱于北山之智者應郡侯聘出世白鶴居再
輒引去舟時涖徑以台分半座力辭更以為掌書記已而西游
中從覺菴真公于承天暨領無錫之保寧辦香酬恩歸之于舟示
有所本也尋遷慧山遷華藏退處承天久之乃赴靈巖居數月
逝于重丘祖塔下大德戊戌被上旨仍主華藏行宣政院以靈
虛席檄師補其處師謝曰夢堂和尚吾受業宿德也位僅臻此
有他望哉卒不就自是居華藏餘十年至大戊申遷天童屬當
歲之後師不以儲待弗充故拒來者學徒恒數百人延祐乙卯五
月五日示寂于文室世壽七十一僧臘五十臨終神氣不撓
書如平時俄書偈投筆夷然而逝視去其身猶傳舍焉龕留
顏色不為滯暑變其月某日奉全身塔于中峯之麓中峯密菴所

藏也師雅不欲難^過為後計遺命俾耐其次瘞之日雲霧四塞行者
相覩將寔晨曦乍朗下燭其隧隙若光然訖事旋復晦冥眾咸
異之師初號竹溪故內翰涿郡盧公教從師游于慧山為扁其室
曰竺西人因以為稱云師襟度冲豁與物無競其在華藏靈巖聞
有攘之者亟避去不少恠華藏僕夫有昇至中道而棄之者其
未也亦無所芥蒂人莫不歎服焉師提唱簡古善策勵媿媿使四
眾忘倦五會語有錄所度普露等若干人嗣其法者今住慶元萬
壽子文等若干人霑寶師之族姪知師最詳以師行業請大比丘
徑山陵公為之狀以授文屬某序而銘之某師之里中子也漫
四方弗克展謁座下而接聞師之緒論其何能措一辭用敢悉取
徑山之所陳序其首而為銘以繫之銘曰
教外之傳何同何別我手此拳即廣長舌真機不露大綱已裂風
行草偃非說而說山頽木壞非滅而滅我我中峯下有窵穴名言
罔既尚謹歲月

昭文席湊藏書

智者勤禪師塔銘

智者寺後十有五年其弟子景

以狀來謁銘

言曰吾師之道固不藉文字以傳然非是無

以慰學者之思也某幸嘗及與師接不敢以不能知師為解謹據
狀所述序而銘諸序曰師諱道勤族何氏同郡之浦江人年十五
棄家歸釋氏父母弗能奪俾依天宮善淨師二十乃得度受具
以來究已事參東叟禪師于杭之淨慈東叟逝而石林禪師繼主
法席復參焉一日入室有契即命侍香由是獲便于咨叩益造其

域眾咸推敬之尋掌藏鑰於湖之鳳山遂出世領同邑之大

照寺至元庚寅也後十有七年西峯及菴禪師遷道場力舉師

又八年迺赴智者延祐丙辰十月六日示疾而化春秋六

十有七夏四十有七其徒若干人以是月二十二日奉舍利建塔

西若干步遵其法也師 端慤履行純實不務為矯厲色柔

辭寡其接 者惟單 向上事或來求法輒示之以 莫

不心領而神悟焉蓋自佛語之學播于中土宗唱之威遠近世

師獨^難一切言說相以為教用合乎達摩氏之道其為垂裕無

不在文字間者矣師凡三鎮叢林所至興壞起廢為緇白

信有金居士者慕而依焉嘗囑其家曰吾死亦欲依師其沒

骨塔傍仍捐田構精廬為永久計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

王公為扁其塔曰同云銘曰

像教因言以宣言不盡意是有別傳來之泚泚機鋒交起我

其默俾得吾髓山空歲寒遺響寂寥白月在天非指所展也

形容罔既刻辭山石表厥名字

四明乾符寺觀主容公塔銘

四明乾符寺觀主大師諱普容字大虛俗姓茅氏世為餘姚人年

十有四出家于里之嶼山又十有三年祝髮于杭之昭慶明年受

戒于明之開元依碧溪聞公于明之延慶杭之集慶者久之從

公歸延慶得止觀法門于相溪濟公既歷四行 岑

昭文席湜藏書

以主觀事亡何返嶼山于是乾符久廢

全公比溪 公咸諉以興造師為募施者建寺如其舊買田六百

畝有畸與寺別籍作九品觀室居焉法席偶虛江湖道俗皆冀得

師補其處避不就郡人福清州判官楊某為構精舍城東三里所

白有司以聞于朝有旨賜寺額曰慈濟且加法師號俾之開山師

勉勉受命為買田三百畝有畸贍其衆而仍居乾符俄舉淨業會

於慈濟與衆別明日遂別士大夫常所往還者又明日示寂于所

居之觀室春秋七十夏四十四時延祐七年二月一日也某月某

日奉全身塔于慈濟寺東南若干步所度弟子惟允法言等若干

大法言既嗣住慈濟始狀其行事願刊之茲碑某謹為之序曰師

家故業儒詩禮之學厥有端緒今不言尊其教也粵自大雄唱滅

殊師異旨莫適統一唯天台之傳為得其宗而學者或措于章句

有教無行師蓋病之是故一年修常坐二年修常行餘時則修

行坐非行坐凡然其頂者三藝其臂者百閱七年而四三昧以

既又集同行修大悲期一年淨土期七年寫公處士慕而與之游
輒為舉東林故事四眾從之為四十八願會者座下恒數十百人
所著書唯圓修要義一卷而未嘗示有證入故人無得而稱焉歲
大饑且疫為粥活其不能自食者用闔維法斂送其死無所歸者
令行中書省左丞李公時為紹興路總管府事張侯以早告師為合同
竣事若有歌謠聲同知慶元路總管府事張侯以早告師為合同
修六十人詣白衣觀世音像前肉香祈哀感瑞猶如瓔珞兩三日
乃止駙馬都尉潘 謁補怛洛迦山道出四明膜拜執弟子禮請
主如意輪期三七日尋獲異夢益申敬事此皆世之所共稱者也
昔安定梁氏蓋入天台之室矣然于其行位猶曰不可得而知也
矧以某之蒙陋未始一登師之堂其有以異夫世之知師者乎
次其畧贊揚萬一云爾銘曰
八教所詮曰一大事孰昧其依得語失義有偉大師玄珠密契爰
即身心而指定慧法網可裂行海無際一雲在空潤澤旁施世出

昭文席誤藏書

等不二侯王順風天龍效瑞徒窺應迹莫階表位勒文
寶式告來裔

傳

黃節婦傳

節婦蔡氏者鄞黃君天驥妻也黃君之先閩人六世祖龜年宋高
宗時為殿中侍御史論罷右僕射秦檜累遷給事中及檜再相遂
以敗去隱于鄞其後子孫多為美官至黃君迺弗仕節婦年十八
歸黃君明年育子曰傳孫甫時黃君死又明年其舅亦死婦屏華
采服艱勤以奉其姑以保其孤子三十餘年猶一日家既裕而姑
已老子亦能自樹立所與為師友多顯者由是知名得察舉補儒
學官節婦之名亦因以著聞有司上其事于中書用例旌表所居
及其里門曰孝節云

東陽黃潛曰予讀詩至柏舟未嘗不歎古女婦之賢傳于今者少
也共姜之名由詩以顯得孔子而詩益傳女婦之以義自守獨共

姜耶世無孔子若蔡氏者非尊官要人為之引重惡能彰彰如此
閭巷之人砥行立名埋滅而不稱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門人劉清校正

黃文獻公集卷十

昭文席誤藏書

黃文獻公集卷第十一

續藁中之一

門人王禕編

賦

太極賦

厥初馮翼以普閭兮維玄黃其孰分爰揭揭予中五兮配天地以
為人囊既學而有志兮紛違違其求索曰道不可名兮孰無微而
有獲繫皇羲之神聖兮感龍馬之負圖得妙契于俯仰兮何有畫
而無書豈至道之玄遠兮非名言之可摹懿尼丘之降神兮廓人
文以宣朗揭日月于中天兮啓羣昏之罔象指道妙于難名兮曰
以一而生兩是謂太極兮非虛無與惚恍高下以位兮天尊地卑
燥濕以類兮五行順施南乾北坤兮西坎東離萬物錯綜兮珠鉅
細與妍蚩孰主張是兮茲一本之所為歷兩都而江左兮胡亂說
之紛霏豈清言之弗美兮去道遠而偉先哲之獨詣兮重指掌于
無極揭座右以為圖兮開盲聾于千億謂斯道之匪它兮在夫人

而曰誠幾善惡猶陰陽兮茲吉凶之所生嗟奇論之後出兮穴墻
垣為戶牖析同異于一言兮或曰無而曰有猶終不可使薰兮壘
終不可使黷道惟辨而愈明兮貽語言于不朽昔聖門之多賢兮
續入室而升堂端木氏之穎悟兮僅有覩其文章雖亞聖之挺生
兮猶歎其前後之無方疇敢索無聲于官默兮孰能求無形于渺
茫惟下學而上達兮炳聖謨之洋洋諸生之質質兮方鉤深而摘
隱探賜也之所未聞兮誇神奇而捷敏持空言如繫影兮曾不滿
夫一哂曰予未有知兮何太極之敢言秉忠誠之遺訓兮矢顛沛
而弗諉庶返觀而有得兮明萬理之一原中誦言以自詔兮聊抒
意于斯文

辭

白雲辭為陳生作

秋風起兮白雲生親之命兮子奉以行秋風落兮白雲歸倚閭望
子兮子歸遲遲膚寸而起兮大廡周乎八極求仕與道兮焉往

昭文席湜藏書

五言古詩

丙戌七月十七日同輝公登紫微巖汪生元明許生存仁來
會遂宿鹿田寺明日乃由山橋回至芙蓉峯而別追念數十
年間並游之士往者已不可作在者又莫之與同兩生願能
不憚其勤相從躡屨行風雨中誠一時清事也第未知後游
為何日同游為何人撫事述情成二十韻邀兩生同賦奉呈
審言子長

吾年未及謝倦飛已知還乃復嬰近務無由縱清歡幸與方外士
相從巖壑間小憇遂深入詰曲披茅菅昔人有遺躅縹緲青雲端
高居匪結構異狀如雕鐫志怪固無取懷賢邈難攀停策訪舊游
欲去仍盤桓迅颺發中夜泉木競驚湍涼秋變祥暑山深氣先寒
泉石無改色四時自推遷交朋半新故念之增慨然兩生亦可人

環佩來珊珊携手迢迢步流日窮遊觀時于林缺處遙見城南山
行行度危磴悠悠睇層巔凝陰悶朝采玄澤醞神淵嘉祥日已豐
藹焉滿中田覽物多所欣賞心殊未闌後期孰與同良會當何年
湖上即事

垂雲畫濛濛湖面惟一色薄暮風更生際夜雪初積凝陰勢方盛
塵境喧暫息坐久聞擘音忽然破寥閨

試院諸公西湖同泛分韻得儀字

秋杪景將晏天高霧仍披漾舟西城曲散策南山陔重棘幸已撤
累觴欣共持及茲酒不空未害席更移會合非可常簡書各有期
念之動予懷最哉慎其儀

題清華亭

名區匯脩渚流望俯平陸飛雨天際來遠峯淨如沐生香餘晚華
繁陰藹嘉木秀色坐可攬終然不盈掬觸景幽興多接物道機熟
誰能與之遊食芳飲山淥

昭文席湫藏書

題松聲樓

長松四簷間落落無與伍天清嘯歌發肯作兒女語道人有真聽
無迎亦無拒尚不知有耳况覓聲處所起視南山高明月在庭戶
應念朝市人聞雞走風雨

送寧上人歸吳中

我如雲間鶴久厭雕籠養子如海上鷗初不嬰世網胡為逐吾輩
飲啄勞俛仰得無坐書癡遂爾生枝瘡欲于一毫端而現諸萬象
重雲連夏秋雨點大如掌三州成巨浸百水猶怒長倉忙揖我去
風蒲映飛梁有形天地間浮萍依浩蕩向也本非來今焉亦非往
臨歧將何贈詩境方渺莽幸子頗聰明莫作離別想

七言古詩

題錢舜舉畫

烏雀鷹鷂皆羽族強之食乃弱之內兩雀亦分弱與強一遭搏噬
一高翔畫師描貌勞意匠詩人見畫齊悵悵人間萬事無不然雞

蟲得失安足言

題李氏白石山房

名山秀出鄱江曲，上有立石如立玉。尚書履聲忽已遠，隱者新居在盤谷。花開鳥鳴春晝永，白雲重重養喬木。夫君亦復稱其家有書能藏，且能讀露鈔雪纂。久愈富何啻鄴侯三萬軸，山靈翕霍謹呵護。夜半虹光發深屋，引泉天井助芳潤。大勝吳儂飲山溲，我欲從之不可到。細字長書俄滿幅，毫分縷析極根柢。大義森然見條目，鄙人媿莫知所對。叩請安得留更僕，頗聞石洞闕遺音。龍門餘韻須君續，臨風傾詠寄綢繆。衰朽終期挹膏馥。

題張清夫心遠堂

吾聞古來賢達士，不擇山林與朝市。百年塵甕兩醯雞，鵬鷃逍遙俱可爾。夫君平生瀟灑意，俯視軒裳猶獎屣。翩然一舸鱸魚鄉，歸來不待秋風起。忘言兀兀坐終日，天地古今齊一指。但見山高湖水深，青螺蕩漾銀盃裏。柴桑之人去我久，風味何妨畧相似。神交

昭文席湜藏書

冥漠雲海長，目送歸鴻眇千里。

題醉歌圖

翰林主人天上來，布帆不為鱸魚開。江湖渺渺天一色，朝光暮色相徘徊。昔賢心賞餘勝處，祇有水竹無亭臺。碑材久已沒荆棘，屐齒不復留莓苔。後來視今猶視昔，今我不樂胡為哉。太官馬潼遠莫致，鄰翁綠蟻浮新醕。欣然一飲便終夕，鼻端氣息如雲雷。是間別有一天地，不知何處為蓬萊。迴觀方內海，一粟醯雞塵甕何喧。歷黃冠秘監，太狂態騎鯨供奉。非仙才揮毫，政要真學士鋒車流。水行相催瑤池曲，宴多雨露歸歟酌。彼黃金壘。

五言律詩

題石門淨勝寺

十頃蒼陂上山迴，地勢偏屋棲黃面。老碑掛赤烏，年葉葉風荷顫。層層雪瀑懸青燈，夜寥間獨照一僧禪。

送鏐上人遊廬山

廬山幾千仞屹立大江邊地勝非人境雲深何處禪
祥燈開黑夜怒瀑下青天物色撩詩興應須富近篇

送矩上人遊廬山

廬阜西江上秋風道路賒泉飛青玉峽池浸白蓮花
此去聊乘興何時定到家憑高莫回首誤指赤城霞

初至寧海

地至東南盡城孤邑屢遷行山雲作路累石海為田
蜃炭村村白椶林樹樹圓桃源名更美何處有神仙
縹緲蛟龍宅風雷隔杳冥人家多面水島嶼若浮萍
煮海鹽煙黑淘沙鐵氣腥停驂方問俗漁唱起前汀

試院同諸公為主試官作

右轄升庸日秋闈獻藝初端居煩坐鎮妙柬備賢書
憶昔興文運惟天啟聖謨教條行九有學業出三餘
儒術侏中否詞場遂久虛綸言何噩噩髦士共于于
吐握承謙德飛揚感壯圖至公留藻鑑

昭文席湜藏書

成物待洪爐肅穆華星聚涵容化日舒誰歟隨計吏
行矣聽傳臚橘柚天庭貢參苓相府儲鋪張須鉅筆
衰朽媿荒疎

試院同諸公為監試官作

文治回亨運羣言協睿謀設科存墜典傳詔及遐陬
風動黃蘆曉霜飛白簡秋迺臨宣上化精察副旁求
懷牒魚鱗集擣辭藟絀抽按行承獎飭鼓舞望甄收
冰鑑垂清照淵珠免暗投充庭先品物入毅總英游
奏自蘭臺上名依桂籍留神仙司下土桃李在南州
使節光華盛公堂禮數優無能禪未論傾詠獨綢繆

次韻王眉叟真人自述

歲晏驚黃落樓居隔翠微擁爐春滿座卧櫺雨生衣
大患元非病高飛獨見機桃源多美酒觴至且頻揮
象月開金鏡仙山並玉簪杜陵茅作屋疎水布為衾
有約陪笙鶴交談接芥針三神那易近失喜聽新吟

七言律詩

題莫氏山莊圖

旋移小隱傍南峯，遠有咸平處士風。
山態近人猶偃蹇，湖光無雨亦空濛。
行春杖屨時時到，臨水軒窓面面通。
別作新亭供戲劇，青帘搖曳杏花中。

送繼公往東掖山

西陵江上渡船回，東掖山中聘使催。
飛錫凌風天路永，寶花如雨法筵開。
高談應有龍能聽，佳句須令帶鴈來。
老矣江淹才欲盡，暮雲凝碧思悠哉。

送覺上人遊金華山

憶同夜上妙高臺，坐聽泉聲響怒雷。
久別煙霞如夢寐，舊題巖石長莓苔。
掛冠方厭人間事，飛錫俄從天上来。
何處新春可娛客，金華山色紫崔嵬。

次韻伯雨臘月八日雪中同登來鶴亭

興來欲泛山陰雪，不柰舟膠野水凝。
朝士白頭愁獨白步，仙人赤脚

昭文席湫藏書

傲層冰，招徠盡是雞羣鶴。趨附空慙驥尾，蠅夜久松龕同擁毳。絕勝瀑直有青綾。

予與江陰何鼎叔鉉別三十六年，乃相見于錢唐。感舊述懷，謾成四韻。

月寒霜樹久相依，春去風花各自飛。
遠信已隨潮水斷，故交渾若曉星稀。
緜袍可戀知誰在，青鏡頻看歎昨非。
正欲從君共傾倒，莫言興盡便須歸。

至大庚戌正月二十一日，予與儒公禪師謁松瀑真人于龍翔上方翰林鄧先生適至，予為賦詩四韻。諸老皆屬和焉。後三十一年，是為至元辛巳正月二十三日，過伯雨尊師之貞居，無外式公劉君衍卿不期而集，輒追用前韻以紀一時之高會云。

廬山舊事誰能繼，三十年前此會同。
偶爾共來今日雨，蕭然猶有古人風。
坐深遙對花如霧，興盡徐歸月在空。
仰止前脩那可作，聊

追餘響託無窮

送內史府孫知事還京

春風未卸雪初消
野宿貔貅靜不驕
綠水芙蓉分上幕
度輕輅龍庭會祭包
茅貢豹尾宸居佩玉朝
下土微臣今老矣
留敢望小山招

送史景福

十年相望各天涯
上幕新開鬢未華
日出公庭來鴈鷺
風生老筆動龍蛇
蜀鄉路遠春多雨
江國雲深樹有花
若見君家彭澤令
為言且莫問桑麻

次韻答薛玄卿真人

都門一別向天台
二十餘年獨此來
衰朽尚慙沾祿食
凡庸安得借仙才
幸逢休運臨奎壁
宜有英髦出草萊
容我脫身巖壑裏
龍鷺時復泛舟迴

贈龍川訥上人

昭文席湫藏書

舜江東下議官船
幾聽潮聲往復還
老去未知重到日
夢中唯識舊遊山
秋風飛錫來天外
滄海遺珠出世間
為問而翁強健否
龍門高絕許誰攀

府判謝公挽章

換去朝衣不稱身
勇辭新爵號遺民
鍊成偃月爐中藥
閱遍銅駝陌上人
魯國靈光俄委地
謝家玉樹正傷春
忽聞舊唱貞元曲
哀涕能無灑石麟

五言絕句

題馬虛中畫

人歸白雲處
舟在清溪曲
不聞欸乃聲
但見山水綠

七言絕句

題宣和御畫

青城塵土畫濛濛
百二山河一夕空
收歛神功歸化筆
野花啼鳥尚春風

題陸山長柳洲

簇簇春山紫翠圓
瀟瀟煙水白鷗飛
東坡正作西湖長
一曲空慙賀監歸

題清鏡閣

枝老歸乘賀監船
何時結屋鏡湖邊
羨公高坐毗盧閣
萬水同波一月圓

題趙伯容鶴巢

平原公子去翩翩
獨遡剛風直上天
家近孤山春樹好
歸期莫落後千年

次韻答濟公三首

舊遊零落如星散
坐對孤山似守株
聽徹貞元供奉曲
羞將短髮照西湖
病須藥餌親丹竈
老厭書帷徹絳紗
幸有文殊來見問
更無天女散天花

昭文席湫藏書

白頭朝士方徒步
欲過六橋愁路賒
目斷紅雲花鳥上
樓居縹緲梵王家

桃源圖

山容慘慘將為雨
雲氣垂垂欲傍花
莫問前村何處覓
垂蘿磐石即吾家

瑤池春宴圖

西飛青雀幾時還
貝闕琳宮縹緲間
筆底春風殊未老
蟠桃積核已如山

次韻題墨梅

一自携家湖水東
放舟時度玉花叢
因君貌得橫斜影
閑却孤山月一蓬

題先照樓

初日團團出海東
凌晨先照最高峯
不知今日華嚴界
樓閣新開第幾重

贊

李御史畫像贊

矐如點漆顏渥丹法冠朝服望之儼然人見其有威之可畏容止之可觀而孰知其精神心術之妙非畫史所得而傳耶

學軒贊

器必琢而後成道必學而後知玉之不琢不失其為玉人之不學不失其為人也幾希是以有志之士莫不務學而求師虛以為受教之地明以察進善之幾蓋深造以道固貴于升堂而入室取其虛明則于軒為宜居焉游焉朝斯夕斯嚮晦宴息尚要其歸請為學軒之贊亂以心齋之詩

王真人七十壽像贊

列仙之癯澤夫道腴合氣乎元和游神乎太虛其應也無方而環中以為樞是宜長上古而不老等天地于蘧廬視人間之七袞塵劫之斯須挹其光儀清風穆如古所謂博大真人者茲非其徒

昭文席湜藏書

歟

碑文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承恩閣碑銘并序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住持比丘悟光創建承恩閣成使以狀來請書其歲月刊之茲碑以示永久蓋自雙林唱滅像教東流有國家者咸知心向而無能若我朝之致其隆極者凡九州四海名山福聚至于遐陬絕域萬里之外靈蹤異跡靡不搜訪而加禮焉矧惟茲山乃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寶塔之所止宜其蒙被帝力尊崇侈大非它山所得而比倫也舍利始出于西晉歷宋梁陳唐五代暨宋其隨機赴感發祥現瑞殊勝希有考諸傳記所述可見已世祖皇帝底定南服而茲山入于職方首命奉迎寶塔安安于內苑之萬歲山上都之龍光華嚴大都之聖壽萬安諸大刹及諸官署置十六壇場車駕親臨瞻敬于聖壽萬安百寶光明從壇而起高貫寺塔遙燭禁庭皇情大悅亟命護送還山仍賜以名香金幣敕

黃文獻公集卷之二

行中書宰臣都長吏增構殿宇高深雄麗視昔加倍四衆莫不抃躍欣慶得未曾有列聖相承逮今天子歲時函香遣使賜予尤渥會法席偶虛而寺幾廢今太尉納麟公時為行宣政使求可任其事者于是光由平江之聞元來補其處至正二年七月也光既重新門廡殿堂庫庖庖福之屬且盡復豪家所據諸莊田土園林而資以為奉養者一無所缺學徒雲集內外不下千人光以為寺之所宜有幸已畢具而天使下臨祇肅無所乃出上所賜白金為兩二百市材僦工造傑閣以嚴使命列楹若干架雷若干屋之以間計者七其崇若干尺廣加其崇若干尺脩去其廣若干尺飛榭步簷方櫺曲檻悉稱其度名之曰承恩之閣上設像座而即其下為傳宗之堂後為方丈之室費有不給則繼以經用之餘資民不知而官不與焉元役于九年之冬訖功于十年之春前人未及為而今為之其作始之自固不可不書也昔大覺禪師懷璉歸老茲山于其君之賜有所弗受不欲以已易物也光獨汲汲焉圖所以彰

昭文席湜藏書

吾君之賜如恐弗及不忘以下報上也璉之辭讓光之恭敬同出于儒者之所謂禮則其為道宜亦無不同也所可書者豈直經度之勤營締之美而已哉光蜀人族某氏別號雪窻云銘曰
佛之真身徧一切處非滅而滅非住而住金篋寶篋八萬四千茲惟其一留鎮人間粵自先朝逮今聖世星軺絡繹香為佛事積有金貝匪有綺繒備以多儀用薦德馨因果不殊財法交施受用見聞同增福慧大恩莫報君賜未彰荷負有人不敢怠違乃擇嘉辰開寶樓閣熾然建立無作而作華穠珠網像座中嚴龍光下賁人天具瞻三輪既空莫非實相知報佛恩則為報上史臣作頌來者是徵於萬斯年彌謹其承

記

江浙行中書省題名記

昔太史公于漢之將相名臣不皆立傳而為之表志著其氏名歲月使覽者尚論其世而有以知其人後世官寺之題名實本于此

黃文獻公集卷之十一
故雖偏州下邑無不記諸其廳壁江浙行中書省治錢唐五十
又六年題名有記尚矣至正二年夏四月省署燬于災而石亦仆
今丞相適下車亟使計工程材拓故址植廣廈增崇其壯觀以昭
示乎等威而未及蒐遺舉隆補題名之缺平章政事康里公視事
伊始命掌固考舊積合前宰執之氏名歲月伐石而大書深刻焉
令某叙次稟檄以告來者某幸嘗以文字為職業而效趨走于屬
部何敢以不敏辭載惟我朝稽古建官以來庀臣碩輔入則保茲
天子而儀刑乎百辟出則正是國人而屏翰乎四方體貌之尊內
外均壹所以聳萬民之具瞻折千里之遐衝也今天下為行省凡
十有一而江浙當東南之都會生齒繁夥物產富穰水浮陸行紛
輪雜集所統甸吳於越七閩之聚訖于海隅旁連諸蕃椎結弄裳
稽首內嚮挈兵民二枋而臨制于相外事任至重非元勳懋德而
有文武莫克膺其寄丞相繇中書平章政事進位端揆來鎮茲土
紀綱號令煥然聿新羣工庶尹奔走率職賜履所及咸為之改眎

昭文席湜藏書

而易聽皇上嘉其有興壞起廢之功特勅詞林宗工作記并書篆
以賜一時宰執大臣都司僚佐亦已衣被昭回之光而流榮耀于
無極若夫題名之設蓋他日表將相名臣者之權輿是宜與蘭臺
祕閣之所纂名山金匱之所儲相為經緯氏名歲月之存否所係
甚大豈偏州下邑廳壁所記可槩論乎然竊聞溫國司馬公記諫
院題名以為名是官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
而不為身謀有言責者固不容不事斯語充乎是道雖秉國之均
任天下之重無難也則其為記又不徒取氏名歲月之可見而已
矧今聖神撫運鉅人並生更進迭興均其勞佚猶有虞之九官奮
庸于內成周之三后協心于外畫一之治罔間後先述作之家邈
觀其時而睹其餘澤之未泯指事載功垂之竹帛不亦廟堂推美
讓善追紀前人之盛心也哉

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題名記

中書之有行省行省之有左右司國朝之制也蓋自唐分三省肇

置都司為尚書丞轄之貳以天下之大百官之衆而任是職者止于十人其選不輕矣考之六典則其所掌付諸司之事舉正稽違省署符目執直簿以知省內宿直事謹謹教事而已位有常負職有常守也今政本一歸于中書而以左右兩司為元僚小大之事因不與聞列曹掾有所闕白得持支墨議論相可否僉議既定乃以聽都堂之裁決而署行之較之往昔事權輕重固大不侔其在行省曰郎中曰員外郎曰都事官稱命秩悉視中朝宰士而恩數無內外之異合左右為一司以兼總乎六曹而分守無彼此之殊位序已崇而職務尤劇委任之重夔絕前比非清方敦實閱敏周通之材莫宜居之由是而歷從班登政地者踵武相望號為宰相之儲誠要官之高選也學士大夫往往觀乎題名而指其顯融于時能以雋功偉烈自見者侈為盛世之美談安可無以考其去來之歲月哉江浙行省左右司重新于災燬之餘爰命某記其題名而刻諸廡下某竊惟古之記題名者不特以謹歲月必因其所居

昭文席湊藏書

之位而寓規誡焉今之都司上以彌綸乎相業下以綱紀乎曹務至于邊隅之扼塞閭閻之幽隱靡所不當問非若羣有司效一官守一職而可以一事名言也庸叙次其設置之沿革以為之記凡參贊之功有可稱述而非題名所能盡記者茲不得而詳焉

義烏先達題名記

義烏邑庠禮殿之西南故有文昌祠宋先達題名在焉祠廢而石毀已久至正七年春主教事者暨先達諸公之後人始復脩其祠事而買石重刻置其中昔我世祖皇帝既定天下于一萬邦黎獻共惟帝臣特旨以宋咸淳甲戌進士第一王公龍澤為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公邑人也鄉大夫先生莫不動色胥慶以為科目之設茲其權輿遠仁宗皇帝臨御伊始承平寢久文運之開適惟其時誕布詔條光揚祖訓著貢舉令以興賢能法行于延祐之初而兆見于至元之末公之用舍乃科舉廢興之幾名不稱則無以風勵乎四方蒐其缺軼而表顯之不獨為一邑之榮觀而已矧今

聖天子在上稽古右文分命儒臣撰定前史因其善惡以寓勸懲
列傳所載盡瘁事國如宗簡忠公正色五朝如文清徐公皆邑之
先達也觀其名而知感慕激發則兩公不得專美于前而後賢之
踵武相接又豈止為科舉之士哉是宜有以彰千載之盛際非徒
可存一代之故實云爾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遺風餘烈固未
泯也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儕小子敢不勉諸題名舊刻某
之曾大父左曹公寶志之茲俾其嗣書其重新之歲月某不得辭
也

義烏縣學明倫堂記

義烏故有先聖廟在縣南宋慶曆中徙于縣東而立學以應令崇
寧初命縣皆置學又徙于縣西尋燬于寇今廟學在縣北則紹興
間所徙也其後又斥廟西地以為學而規制寢備逮入國朝有司
以時繕治惟謹天曆二年冬達魯花赤鐵閭始畫撤而新之與殿
邃廡夷庭穹門崇高脩廣悉倍其舊且改作論堂直廟之北墉面

昭文席湊藏書

勢甚正而地脉隱隱隆然以起堂適據其脊或挾宮宅地形之術
審其方向謂宜避勿犯由是未及就緒而遽輟工後來間有不為
其所怵者率憚于役殷費鉅罔敢自任願假術者之言以為解閱
歲滋遠莫有動其意者至正三年夏五月縣尹周侯自強來蒞事
展謁而退覩斯堂之暨茨不施敬反敞漏殆將覆壓問其故而為
之太息亟令鳩材僱工易其已壞而補其弗具朽墁斂甍必堅必
良棟末豐碩樞檻顯敞飛椽步簷周于四阿左右齋序為屋十間
基而未構者半完舊蓋新畢漬于成什器之須待用無缺先賢之
祠曰忠孝堂寓于廡下則遷而位于廟之西南巨石偃蹇當乎前
軒則因其自然輔以土壤及宅山之石使就平坦甃其上為杏壇
脩五十尺有奇而廣加其脩五之一始事于是年之冬訖役于明
年之春主教事者欲圖賢侯之績俾永勿墜爰狀其實屬某記之
蓋古者惟有學而無廟後世或有廟而無學廟學之制莫備于今
詔書屢下風勵作成視昔有加可謂盛矣義烏為名縣其有學亦

已久夫何一旦倏興忽廢春秋行事駿奔走執豆蓬濟濟在列而考德問業羣居游息皆無其所弦誦之聲希聞寂寥幾若向之有廟而無學何以廣教道稱上旨哉宜乎周侯總總焉致其力而不卹于流俗也凡先王建學明倫之本意與是邦人材風俗文物之大槩有晉陵胡公理鄉先達朱公如璋陳公炳及某之六世祖處士君所為記論著已詳石多不存而其文並傳于今未泯某不敢勦取前人成說以清告于同志之士姑為記其顛末如此俾來者有考焉

徐偃王廟碑後記

衢州徐偃王廟有韓愈氏所為碑文其別廟在令蘭溪州者里人徐疇實為之記疇辨其未嘗稱王而建安表聘儒記江山之別廟直謂孔孟之徒無道偃王事者古昔帝王事蹟不載于經而雜出于傳記百家之書固多矣况偃王事見司馬遷史記范曄後漢書張華博物志本末甚具至愈之文出而學者家傳人誦之偃王仁

昭文席湜藏書

義之心遂以暴白于天下後世由愈之言可信不誣也若愈者非所謂孔孟之徒歟儻人柴其家于蘭溪既與州之士民脩其祠事且摹刻愈碑文立石殿廡而屬某志其歲月于下方某竊惟湯武以仁義興偃王以仁義亡興亡雖異其為仁義未始不出于心之同然是州之人誠能于愈之言信而不疑則其致力于神將弗懈而益虔祥慶之來下蔭庥之所加未有止也庸附見疇聘儒之說而論次之庶覽者得以詳焉

忠簡宗公祠記

義烏滿心寺鐘記宋名臣忠簡宗公之文也石毀弗存已久寺僧曰直曰謚實公七世諸孫直先示寂謚今以甲乙之傳嗣為住持爰較其衣孟之資購田若干晦祠公于西廡採家集得舊記重刻諸石而俾某志于下方謹按公諱澤字汝霖世為義烏人元祐六年中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三年改官知萊州掖縣差通判登州忤道士得幸用事者既巧祠而歸猶坐削奪

竊置鎮江因卜居焉經郊恩叙復監鎮江酒靖康元年以臺臣薦
召對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更其名計議使訖不行
會選易河北帥守乃擢公直秘閣知磁州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
秘閣脩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兵馬大
元帥公為副元帥暨高宗正位宸極命公以龍圖閣學士知襄陽
府俄徙知青州又徙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為京城留守兼
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公方身任中原之事時宰忌公者從中沮
之公以憂憤成疾而薨建炎二年也有旨拜公門下侍郎御營副
使而遽以遺表聞詔贈觀文殿學士尋賜謚忠簡公階正郎卹典
初行止用侍從恩數進四官後乃以通議大夫告其第累加至開
府儀同三司云公墓在鎮江之京峴山而立廟于鄉郡從祀于邑
庠並著為有司之彝典謚之生上距公沒二百餘歲且去家為浮
屠而不忘乎賢其賢親其親祠事之興又禮之以義起者也某是
用序次其作始之自并以公官伐之槩系焉公平生大節及功施

昭文席湜藏書

于社稷者有傳在國史有遺事行于世茲不書

鳳皇山禪宗大報國寺記

昔在世祖皇帝執金輪以御宇內聲教所暨與如來化境相為
遠邇普天率土悉主悉臣惟宋人藉中華之運保有荆揚益三州
之地久而未服至元十一年肆命宰臣會師南伐不三載而勝國
之社遂墟二十一年有旨即其故所居杭州鳳皇山之行宮建大
寺五分宗以闡化其傳菩提達摩之學者賜號禪宗大報國寺乘
法力以暢皇威宣天休以隆國勢也比丘妙齊承詔開山朝廷既
授以田若干畝而蠲其稅賦齊復置宜興莊田若干畝而贖用日
益豐夫何嗣其後者因循架漏歷歲滋久寔就衰削延祐六年又
以不戒于火而寺盡廢側金所布鞠為荆榛其明年江浙行中書
省左丞相脫歡答剌罕領行宣政院事擇可任興復之計者得大
訢以為住持訢既蒞法席則告于衆曰世祖皇帝肇建茲寺以
鎮南服非它刹比宏模偉畧當垂之億萬斯年有墜必舉吾屬

之責敢憚其勞勩乎於是耆舊僧法徧竭智殫慮以贊其經畫聚
貨食名匠傭斥基址簡材甃將諏日以庀事首令善于宮宅地形
之術者測景辨方審其面勢寺故東向易稍近南作佛殿法堂丈
室山門而庫藏囷倉庖湏以次就緒後負五壁前瞰奔濤茂松美
竹蔽虧左右位置適宜而山川為之改觀飛翠濕紅侵霄映地棟
宇之雄麗亦昔無刻雕藻績像設有嚴華幡鼓鐘列置如式莊田
奪于豪民則白之有司而侵疆畢歸泰定二年訖遷中天竺而法
明來補其處明宗門宿衲土木之事悉諉于徧繼主是山者皆不
久或委順而終或高蹈而去程督勸相徧獨以身親之雲堂蒙堂
衆寮兩廡既成而床第卧具井堰春磴之屬一無所缺至正四年
今住持正遠寔來其明年造鐘經兩樓而叢林之規制大備自始
後至訖功凡十六寒暑其為費大率取諸經用之羨財而合衆緣
以相其力之所不給訖被遇 文宗皇帝命為大龍翔集慶寺開
山昇三品文階以冠師號 今上皇帝加授釋教宗主兼領五山

昭文席湊藏書

便著寵錫中使狎至訖亦欲彰君之賜間以所得金幣來致助焉
鐘樓則徧罄其已橐以為之也遠以狀來諭于某曰寺之廢而復
興非一日之積遠忝備洒掃而獲視其成晨香夕燈以昭薦國釐
而答揚帝力固無敢弗虔惟是原本始以詔方來為經久之計者
不可無述子嘗有職業于太史氏其言倘可傳信幸為文以記之
某竊觀自古帝王有天下運祚之綿長必取以仁義守以仁義我
世祖皇帝承靈山之付囑以不殺而定天下于一攝一切世界歸
一世界取之既有其道所以守之者不特庇恩濊澤周浹乎黎庶
又以神道設教使含生之類莫不泳游于覺海之中而安養休息
于天日覆照之下法幢所建百靈受職時康物阜枹鼓不驚遐陬
喬壤鑿飲耕食為太平之民已七十年此蓋聖神在御參用真乘
密禪至化之明教大驗二帝三王有所未及也煌煌寶構奠茲奧
區法筵重啟龍象咸萃王臣外護稽首順風尚有以扶植教基俾
與國家同其悠久也哉潛下凡愚陋管窺蠡測罔既名言叙次本

未第以謹其歲月云爾狀稱始創寺時斷地得斷石乃安國羅漢院記相傳此即其故址異時以院為行宮而今復為寺殆非偶然按宋史及臨安志行宮本杭之州治其徙安國羅漢之額于相國西井在建行宮後五十有五年與狀所載不能盡合姑附見之以廣異聞焉

上天竺寺觀音殿記

杭之上天竺山廣大靈感觀音教寺新作大殿成住山慧日屬某記之按郡志石晉時僧瑀結菴茲山有瑞光發于前礪就視得奇木募善工刻為觀音大士像會僧勲自洛陽持佛舍利來納寘頂中妙相以具吳越錢氏易菴為院宋天聖初乃徙今所即瑞光所發處也嘉祐治平間賜號靈感遂以為院額淳熙初易院為寺淳祐末又加以廣大之號云皇元尊像法而尚教乘天竺實居江南列剎之首仍紀至元之三年春三月寺毀于雷惟聖像巋然獨存珍異服器亦無損毫末人以為是有神物陰護之必重興之兆

昭文席湊藏書

亡何而主僧仲頤告寂集慶子思以五年夏五月來泚寺事謂欲復吾故宇莫先于治殿以揭虔妥靈者舊僧之意適同各探已囊出錢有差知事僧亦力相之俄有大商至自江右獻巨楹六十有三尋收亡僧所遺錢以緡計者五千銀以兩計者七百八十田以晦計者四百既而達官大姓相繼輸錢為施不啻十萬緡于是隨木之宜以庀其材斂田之入以給其食量緡錢之多寡以總其廢殿之始建以其年冬十有二月凡其制為間二十有四悉準其舊其崇八尋倍其崇而益尋有二尺以為脩半其脩而去尋有二尺以為廣功未竟者三之一而子思以至正二年春二月遷四明之延慶本無由延慶東堂出領茲山悉力殫慮圖終其役三年春三月殿乃落成冬十月本無逝四年春閏二月慧日自下天竺山陞補其處命節縮浮費併哀衆施之義餘完以朽壤暨茨蓋募施者得錢二千五百緡飾以髹彤布以文甍而前堂後室煥乎一新先是平章政事執禮和台光祿公親其帳座故弊界子思錢五千緡

使改為之鸞翔鳳翥金碧焜煌詠辰協吉安奉如式逮慧日之來而器物之須法所宜有者纖悉畢備緇白之侶有所瞻依薦紳之流咸共欣慶焉蓋天竺據羣山之奧乳竇峰峙其前白雲獅子雙棲聖止光靈彰灼有以大庇乎斯人而杭在異時為行都旄頭屬車之幸臨宸奎畫之褒飾寶冠龍符玉缶飭彝之賜予燁其餘輝下育林壑矧今昭代帝德所覆承護有嚴名香花穠中使狎至王公貴人至于閭里好事之家稽首慕趨恒恐弗及宜不難於以壞為成然猶六更歲薦三換主席乃克就緒某是用備記其廢興之顛末來者尚鑒于斯而扶植之俾勿墜哉若夫大士以種種之形示現諸國土以巍巍之力饒益諸衆生非世諦文字可得而記者不敢贊一辭也

天竺靈山教寺大殿記

如來昔于舍衛國設般若波羅密大弟子集以為經祇陀給孤獨

昭文席湜藏書

非常機同聞衆而其名號首見于序品豈不以別而為六則始于檀那終于般若通而為一皆波羅密教外之傳初至中土斥造寺功德為人天小善有漏之因者蓋以其執著于有為計所施而求獲從貪起妄滋長無明故用是導之出于迷途云爾積土聚沙皆已成佛詎可忽哉苟能信財施法施非有差別于二施中知施實相起慈悲心發願回向具足方便成就無上菩提佛果是則名為事究竟到彼岸度無極以佛之福慧而自莊嚴矣止局于人天小善有漏之因而已杭州天竺靈山教寺自東晉時梵僧理公始置翻經院隋觀法師改建天竺寺唐末盜起寺焚時則有若吳越武肅王為造五百羅漢院宋初更號靈山慈雲法師領徒唱教其間時則有若冀國王文穆公臨鎮是州為奏復天竺舊額而發帑藏以構大殿兵部侍郎胡公繼典州事為輟俸資以營三門兩廡此皆王公大臣獨任其役如樹之出于祇陀園之出于給孤獨故特著于銘刻列于圖志它輸財薦貨以支傾植仆者不可得而殫

紀也寺燬于重紀至元之三年惟普賢殿僅存雖嘗繕葺之而未
及大起其廢至正二年夏六月日公來住是山亟謀興作願未知
費所出上海蔡君思恭以儉蓄致裕夙慕宗乘所以為嚴奉之具
傾其貲無少靳僧德春其里人也君問語之曰向聞天竺舊變吾
有志為創大殿今主法席者為誰能成吾志否吾欲迎致其來尚
肯耶否耶春為言日公行願之精堅而力贊其事且以白于日公
日公欣然歎君之門君一見若有宿契既與為賓主之禮遂畀以
錢十五萬緡具舟衛送其回日公即命徵工僦傭大治土木而躬
蒞視焉始役于其年冬十有二月事未半而蔡君以三年夏四月
屬疾不起君妻李氏卒緒成之秋七月乃告訖功李氏復捐錢雕
佛菩薩護法天神凡七軀環以十八大阿羅漢其後為觀音大士
湧現雲海間依正俱圓主伴僧會人天胥仰靈山儼然觀者咸以
為三百年來茲山非無大興作未有如蔡君能繼昔之王公大臣
獨任其役者日公既祠君于殿之西偏尋升居上天竺嗣住是山

昭文席湊藏書

者安公忍來者不知所自爰伐石介上人慧炬求予記之予竊惟
蔡君之為力固不易抑亦日公之行願默有所感召也財法二者
交相為施檀那般若皆波羅密世俗文筆曷能頌美其萬一乎始
叙次梗槩如此

龍興祥符戒壇寺記

杭州龍興祥符戒壇寺梁大同間郡人鮑侃捨宅以建也初名發
心至唐而更其號曰衆善日中興日龍興宋制諸州咸立大中祥
符寺而茲寺例賜新額寺蓋律刹故有戒壇今遂合而稱之曰龍
興祥符戒壇寺云按國志寺基廣袤九里有奇其子院有千佛諸
天二閣而戒壇有院又有鐵塔及大小石塔錢王九百九十眼井
寶靈芝大智律師受經之地觀眉山蘇公南豐曾公上元所題紗
籠銀葉錦帳紅雲之句其規模之宏廓威麗猶可槩見也建炎南
渡金人擁重兵薄城下城陷寺毀而地入于官因斥為御前軍器
所民居往往錯峙其間惟存西南一隅以為寺國朝至元十有三

年宋社既墟寺亦鞠為荆棘瓦礫之場二十有一年中菴吉公令其徒請于郡府願入錢僦地仍置僧坊以續其香火使勿絕事下有司覆驗得鐵塔一石塔二古井九與圖志合知為寺之舊址無疑乃給券書悉以其地五十九畷九分歸于本寺二十有五年江淮福建釋教都總統所被上旨凡故所有寺而今弗存者俾復為主明慶法席而敬堂恭公久居明慶歷典要職譽望素孚于人爰舉以為住持二十有八年也恭公既蒞事即扣已橐得錢數十萬緡召匠簡材百堵皆作未幾而佛殿觀音閣方丈之室演法集僧之堂棲鐘之樓門廡倉庫齋庖湏室靡不畢備為屋總若干區穹簷廣雷傑棟脩采藻績髹彤照映城郭遂為一郡之大招提慮無以給其食則置田若干畝于吳中為役至殷為費至鉅皆恭公身任之未嘗飛奇鉤貨以匱官勤民名雖因舊以為新實則創建也大德四年工告訖事有以恭公之名聞于上者欽承睿旨加護有

昭文席湜藏書

嚴而帝師亦昇以智光普覺之號至治元年恭公告寂勳公嗣再傳而為秀公秀公視恭公為曾大父以重紀至元之四年來補其故處恒自以弗克負荷為懼捐衣孟之資作輪藏覆以大廈而函經以寶之設十八大阿羅漢及律宗諸祖之像嚴奉如式且作別院于城西以祠恭公謂恭公起廢之功久未有述乃伐石來徵文以為記夫宇宙間事成壞有時其所由廢興則存乎人耳祥符之為寺千有餘歲而廢又百有餘歲而聖人御世佛日再中恭公之生人與時會用能以廢為興熾然建立如此秀公夙承囑累而不忘纂修其所已成彌縫其所未及恭公抑可謂能得人矣寺之大者舊亦恭公弟子而僧眾得度于恭公及勳公秀公者十數它日恢弘祖道扶植教基固當代不乏人不特若今所記而已也

重脩釣臺書院記

漢嚴子陵先生會稽餘姚人史稱先生少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令以物色誘之得于齊國拜諫議大夫不受去耕于富春山按

圖志是時齊為郡而未為國其遺跡已漫不可考今建德之桐廬
寶富春故地先生釣臺在焉所謂嚴陵瀨也不獨以嚴名其地而
且以嚴姓其州先生高風盛烈之所存于此為最著崇立而表顯
之使人知所嚮慕奮發不亦為民師帥者之職歟釣臺有祠創于
范文正公作州之日而重新于蕭侯燧其有書院則自陸侯子適
始也更王侯使趙侯汝歷規制乃備國朝仍其舊設師弟子貧而
鄰僧怙勢悉奪其恒產以為已有訴之官僅復其半所食者瘠田
五十畝而已間嘗入錢佃其旁官山三十頃取鬻薪之奇贏以佐
營繕之費豪民欲擅其利構訟連數歲不決至正元年秋總管羅
公下車首務脩明學政偶閱其牘亟命度其地之肥曉均為二俾
分佃之咸以為平而各安其業山長沈元鼎方謀銖積寸累以興
壞而起廢公復喻士人合私錢二千五百緡助其弗給土木之須
靡不畢具元鼎尋書滿徐天麟繼之公以元鼎經畫有素留使同
竟其役會達魯花赤高昌公適至與公併志壹慮臨視勸相馬察

昭文席湜藏書

佐亦克交贊其事而躬程督之勞則縣達魯花赤亦刺馬丹也屋
以間計凡四十有九完舊者曰燕居殿曰祠堂曰清風堂曰括隱
堂曰客星閣曰山高水長閣曰遂高樓曰羊裘軒曰懷仁輔義兩
齋增新者曰三公不換亭曰天下十九泉亭曰錦峯繡嶺亭曰東
臺西臺兩亭甃登臺之路而為門以識之又作門其外榜曰釣臺
曰富春山危事于是年之十月而訖後于明年之五月寫公遺老
來學之士共樂其成于是馬君泰之以書來屬某識其歲月夫以
二千石之重而荷承流宣化之任所以導揚上德扶世覺民者非
可家至而戶曉也本之名教樹之風聲待其目擊而心惟氣感而
機悟將有惕然于衷不能自己者矣諸君子藏脩息游于斯願瞻
江山想像儀刑聞先生之風而莫不興起尚無忘賢師帥新美之
功哉若夫先生之行義與出處之大致見于前賢所論述者某不
敢贅陳也高昌公名閻爾仕于中朝歷章佩監中尚卿羅公名廷
玉字君寶興和人以監察御史累遷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今

由兩淮都轉運鹽使來涖茲郡故其為政知所先後云

海鹽州新作大成樂記

古之釋奠折俎升觴而已其為禮也畧故其用樂之始莫得而詳記曰凡釋奠者必有合也說者或以合為合樂然則釋奠之有樂其出于古歟若其音節器數則自漢儒未嘗言之前史所載元嘉之六佾特施于太學開元之宮懸僅設于兩京政和造雅樂名大晟始頒行于天下而紹興著令郡邑釋奠其樂三成蓋至是而州縣學有事于先聖先師無不用樂者矣我國家有因有革存其聲音物器之舊而變其稱號以新一代之觀聽今所謂大成樂是也海鹽昔為縣時既立學而廟祀孔子逮版圖入職方朝廷以其地大人夥易縣為州而廟學之制猶循其故禮具而樂缺有司以吏議所不責久寘弗講至正元年夏四月陳侯某來知是州首務興舉學政問其籍則為士者百家為田者萬畝問其春秋之事則有牲幣而無樂侯為之惕然與寮佐延諸儒共圖之僉言儀真有周

昭文席湊藏書

君者善樂事老而不仕寓迹于雲間欲正雅樂非君不可侯聞也即俾持書幣迎致焉侯躬率耆俊詢作樂之要君曰樂以導和不和不足為樂僕觀江淮間所用樂雜出于伶人賤工之手器不中法音不中律左右高下參差混淆惡足以致和哉苟徒捐厚費而飾虛文僕弗為也侯曰作樂以和神惟君言是聽君乃為考其數度齊量範金為鍾而協以古律管彼此適均吹其律而鍾自應至于琴瑟亦悉自製惟笙磬之屬擇善工使受指畫而為之集諸生三十有二人教之肄習而以明年春二月上丁合奏焉在列者無不欣豫于是教授陳陽翁以狀來屬予書于麗牲之石用垂永久予聞帝王之設教莫重于樂非止用于釋奠也侯之于樂不但欲辨其鏗鏘又必求其通義者相與討論之可不謂知所本乎宜其能奉天子命而為民師帥也諸君子從侯脩其時事周旋升降于堂序之間必有聞其樂知其德感動奮發而鼓舞于鳶飛魚躍之下者矣庸弗辭而謹志之

德清縣學祭器記

德清縣學新作祭器成主簿潘君以書來曰縣有學學有廟尚矣前教諭蔣均所置祭器僅四十有九吾縣尹蘇侯之始至也首以興學為務勒褒封之辭以昭國典飾嚴奉之具以崇廟貌增廣生員而訓迪勸勵之尋用今教諭胡宗海之請按舊圖補造祭器之未備者百三十有九罇爵簋盞豆登壘勺槃玷之屬如式告完費錢以緡計者千七百五十皆富而好禮之家嚮慕而悅助焉者也蓋侯之拊民有恩馭吏有法而濟之以無倦今達魯花赤與侯下車同日克篤于寅恭之義併志壹慮俾伸其所欲為僕居其間雖無能為役亦左右交贊之故未暮月而庭無滯訟姦豪屏息官府事益以簡餘力所逮自社稷壇三皇廟至于賓署賓館亭臺庫廡以次畢新凡侯之所設施可稱道者非一而莫重于禮器之大備願舉其所重為之記它善狀得以附見焉予惟古之釋奠為禮也畧為器也容不必備今既廟事孔子在者令為中祀牲幣物器咸

昭文席湊藏書

有定制其禮自朝廷達于四方而偏州下邑迫于未鹽細故日不暇給春秋之薦幸不廢而已蘇侯獨識其若緩實急而不苟于因陋就寡考儀文之缺而於器數之未有所不遺能盡其職分之當為而敬其事如此餘可知也庸弗辭而記之達魯花赤名李蘭奚河西右族蘇侯名靖世居濮之臨清潘君名子陽予同郡金華人也祭器之及助錢者之氏名悉列于石陰云

南山題名記

發之官學于杭者每歲暮春必相率之南山展謁鄉先達故宋兵部侍郎胡公墓仍即其廟食之所致祭焉竣事遂飲于西湖舟中以叙州里之好大德八年春三月癸亥會者四十有四人魏國趙文敏公時方以集賢直學士領儒臺某幸獲從先生長者之後而趨走于公履履之末逮今三十有九年乃以非才補公故處暇日從鄉僧游龍井觀公舊題而與道其故事咸謂不可久廢而莫之舉亟以白于宣政副使王公合同郡大夫士暨方外交四十有一

人卜以至正二年春二月癸亥復會于南山兩弗克前艤舟望拜而退迨所向之四十有四人存者殆無幾或顯融于中朝或隨牒調補于遠方或已倦游歸休于家林惟某忝有祿食于此而得齒茲盛集未知後三十有九年今之四十有一人重來者誰歟古人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題名之所為作也諸公謂潛宜題識其首是用弗讓而直書其歲月以俟後之覽者焉

黃文獻公集卷十一

昭文席湜藏書

黃文獻公集卷第十二

續彙中之二

門人王禕編

記

寶林華嚴教寺記

越之飛來山寶林華嚴寺疏主清涼國師受度之所也世祖皇帝既取宋遣大浮圖亢公號亢鐵背者訪求江南化佛靈僧遺跡所在首至茲山則斥為禪居已久佛照大師文萃時方出世南塔以華嚴之學開導其徒亢公一見深敬服之亟拜于牀下暨還朝以名聞有旨召赴闕稱疾不行乃命復寶林故額定為華嚴教寺授以師號錫以金襴法衣俾為住持至元二十一年冬十月也佛照仰聆帝制入踐祖庭掌握圓宗垂芳七葉今住持大同謂寺之廢興畧見于舊記而所書或止于一時之事莫詳其沿革之顛末或有當屢書而未及書者爰伐石屬某備記之按郡志飛來山在府東南二里所一名龜山一名怪山東晉僧曇彥與許詢造塔其

上宋僧惠基以皮道與所施宅建寺其旁梁岳陽王譽帥越因見
彥而自悟為詢後身遂增廣其故宇為母寶林夫人祈福號寶林
寺唐光宅中更名光宅開元間仍命寶林中廢于會昌而重興于
乾符以應天為額宋乾德初僧皓仁即故址創新塔九層八面其
高二百三十尺塔附于寺同號應天熙寧末俱以災燬郡守程師
孟為恢廓其規制而一新之侈于前者三倍且奏請以禪僧居焉
賜名寶林十方禪寺其後改崇寧萬壽而又更崇寧為天寧改報
恩廣孝而又更廣孝為光孝紹興中寺燬于災久而復完乾道末
加以塗暨藻繪而其華好為東南列刹之冠然自是登載于文字
間者希闊寂寥其盛衰莫可考已佛照之來教席既正道價益隆
嚮慕而至者樂以田歸之復舊增新隸于本郡及慶元嘉興諸莊
者總為田五千餘畝土木之功窮壯極麗山川改觀人天具瞻春
期夏講學徒鱗集山有石井下與海通水有神鰻隨潮隱見教禪
易置靈應久虛至是井之涸者復潮鰻之隱者復見豈偶然哉佛

昭文席湜藏書

照遷杭之慧因佛衍大師法昌以至元三十年來補其處架傑屋
於法堂之北以間計者九大德元年佛慧大師元啓繼之塔尋復
以災燬役殷費鉅未易致力乃先營庫堂及護伽藍神之祠至大
四年佛日大師時過又繼之復慶元莊已得而隨失之田三千餘
畝闢文室構鐘樓植牌軒繚以修垣限其內外立莊舍置船坊百
廢俱舉駙馬都尉瀋陽王函經一大藏以施焉惟雲堂已簡材而
未克僦工泰定二年慈明普慧大師廣宣來主是山塔賴以新而
雲堂亦新王公克敬于公九思前後為郡交相其役同郡僧本立
佐其費尤厚燈油有局則耆舊僧德馨捐田五十畝創為之元統
元年繼宣者志學又治經藏作庫廳重紀至元之四年秋大同以
佛照之孫佛日之子嗣領教事飾佛菩薩像葺羅漢堂設無盡燈
觀西廡之腐敗摧剝悉撤去而更為列屋環於雲堂之後標其外
曰南齋揭其中曰草堂每一室為一齋皆有扁榜來學之衆雷動
雲合不減佛照時刻華嚴行願疏金剛助顯錄使因疏以通經修

首楞嚴期使由鮮而起行以古今名賢或詠歌其登臨之勝或紀述其興作之勤聚而刻之曰寶林編以備山中故事焉某竊惟寶林之易教為禪適千二百甲子而江南之版圖歸于職方金輪表章教乘佛照一旦光膺上眷丕闡先猷教基以之而永存宗風以之而大振蓋有教焉非人力之所能及也昔佛照問道于月堂瓊公告以此事自有時是雖語佛道之長遠世間盛衰得失之故何莫非時之所為哉追叙廢興以記千載難逢之會其辭之繁而不殺有不暇計者矣國師道在遺書行在別傳佛照設利所藏亦自有銘此不著佛行佛惠皆出旨授佛日則帝師所畀云若夫山與寺之所以名舊記多本于越絕吳越春秋而又參以傳聞之異辭今無所從質姑俟續郡志者訂定焉

虎丘雲巖禪寺興造記

自佛學行于中土法幢所建必天下之名山莫不侈為寶構華居以宅夫形勝蓋以表靈山之未散作大衆之依怙俾來者觀相而

昭文席溪藏書

生信也丹青土木之事雖若涉于有為而事之與理不相留礙推理而適于事清淨覺地即大伽藍混事而歸于理積土聚沙皆已成佛一切世間成住壞空之相固未有出于心境之外者苟非乘方便力遊戲如幻安能具大莊嚴為無上之勝因也哉吳郡西北有山曰虎丘或謂之海湧山有大栝提曰雲巖寺山之所以名寺之所由立志見于圖志山則吳王遺蛻之所託秦皇轍迹之所屆劍池及試劍石存焉寺則晉王氏昆弟司徒珣司空珉所施之別業生公講經處點頭石千人座在焉宋至道中始以寺為禪刹皇祐初又更為十方住持紹興間長老比丘隆公以圓悟嫡子坐鎮茲山法席鼎盛東南大叢林號稱五山十刹者虎丘實居其一夫慧以法門兄弟相依最久緒經有室容聲儼然繼以雪庭瞎堂松源笑翁諸宿德唱道其中而宗風愈振纂承基緒代不乏人而支頌植仆日不暇給際今昌辰尊崇像教猶或失于因循未克大起其廢重紀至元之四年今住山明公嗣領寺事始增飾佛菩薩

阿羅漢執金剛神更造文殊普賢觀世音三大士繕治舍利之路
經律論之藏範美銅為巨鐘視棟宇之推墮蠹敝者或因或革百
役並舉大佛殿千佛閣三大士殿藏院僧堂庫司三門兩廡古木
寒泉斂池華雨諸亭則完其舊祖塔衆寮倉庖庖福宴休之平遠
堂遊眺之小吳軒山之前為重門則改建使一新環寺為渠六千
餘尺埋于客土水過弗行則疏瀹之凡其費一出于經用之美財
而集衆施以助其不給方謀伐石築隄属于城闕以復唐之刺史
白公故迹未及庀工而明公遷主本郡之承天能仁禪寺爰叙其
成績來取文以記焉明公材周而智圓達理事之二觀一切法
皆佛法未嘗于一法中妄計無為有為而生欣厭故其經度指授
久而弗懈閱七年如一日宜有以瀆于成而不愆于素也前作後
述是在來者可無以告之使勿墜其已成之業而益廣其所欲為
之志乎記為興造而作山川風物之美著于前賢紀錄者此不復
出焉

昭文席湜藏書

菁山普明寺記

普明禪寺在湖之烏程由郡城之南游大谿舟行四十五里捨舟
登陸又二里許是為菁山去人境殊不遠而泉清木深峯巒峭拔
巖壑鬱紆最為勝處久蔽翳于荒榛灌莽未有居焉者宋紹興五
年閩僧觀公禪師始來駐錫而結菴為宴坐經行之所名之曰普
明後十年山神一夕見夢告以有趙姓人當至宜出迓之翌日師
出山僅數百步見服儒衣冠者兩人憇古松下延之入坐甫定兩
人相顧曰地之美者無以易此熟視師而莫敢言師叩其氏名其
一果趙姓乃孝宗之兄崇憲靖王將營宅兆以葬其父秀安僖王
與之俱者則陰陽家師欣然撤其墻屋以地畀之寺之右安僖園
廟其故址也師尋改卜而募菴于今所買民山若干畝置長興秀
德莊田八百畝以贍其徒淳熙五年孝宗在位十有五年矣用憲
靖奏為降勅額曰普明禪院師春秋八十有六而終憲靖執弟子
禮親為文以祭之歿因葬于院之西麓了菴審公與師為法門兄

弟既以次補其處益買山拓地建殿堂門廡增置山房下吳垣之
田六百畝松江田二百畝儲蓄愈充規制悉備寧宗嘉定四年賜
號淨照禪師仍書了菴二大字為山林之榮觀焉了菴三傳為相
庭果績置長興秀福莊田五百畝由相庭五傳為斷江義首被戒
成宗皇帝大護持之命且易其故為院者曰普明禪寺蓋自觀公
至斷江皆以甲乙相授受翰林學士承旨魏國趙文敏公實憲靖
四世孫始請于 仁宗皇帝命友雲龍為住持龍退席玉林妙瓊
以了菴四世嫡孫嗣主是山乃還甲乙之舊天曆二年也于是寺
之凋弊已久莊田多以贖錢于富人棟楹欹仄階序圯圮佛僧之
奉缺如也玉林念前人創置之不易扶衰舉墜靡愛其力發已橐
復所贖田視歲豐山量入為出經用之餘盡以資土木之費修佛
殿法堂建文室正受堂左右兩廡作佛菩薩像範銅為鐘其外則
繚以穹垣一萬餘尺蔭以巨木五十萬本三田莊久廢則重立焉
既又捐私錢以創藏殿且將度美材以造佛閣 畢力十有七

昭文席溪藏書

年于茲以寺之沿革廢興未之有述爰伐石來徵文以記之嗟夫
憲靖親得地而觀公一無所靳院之有額卒賴其力文敏慮甲乙
之傳得人為難而以廢為興顧有待于了菴四世之嫡孫此皆事
之不可逆知者也然竊觀今之叢林宿衲多以激揚斯道自任而
于事為之未或不以屑其意觀公審公俱圓悟粹禪師之嫡嗣玉
林則圓悟勤禪師之七葉孫其幼躬盡瘁示現有為成始成終為
功多矣非性智融明達理事之不二何以及此乎是用為之備記
其顛末庶來者知自勗而相與扶植之俾久而弗墜也玉林之行
業有可稱道而不係于寺之廢興者皆不書

蔣山寶公塔院記

道林真覺慈應慧感普濟大聖師寶公感緣應迹肇見于宋齊之
際靈異不可殫紀至梁武帝信嚮尤篤親執弟子禮以事之大師
嘗指蔣山定林寺前岡獨龍阜謂帝曰苟以為陰宅後當永久帝
問誰合得大師曰先去者得天監中大師示寂于興皇寺帝以錢

二十萬購其地奉真身寔馬皇女永定公主既捐湯沐之資造塔其上帝因為建僧坊其下今太平興國禪寺是也寺初為精舍名開善塔曰妙覺大師應世之塔唐乾符中改精舍為寶公院南唐復開善故名而以院為道場宋太平興國中乃昇令額錫大師以道林真覺之號而詔避其諱祇稱寶公慶曆初郡守葉清臣始合定林諸寺為一以廣其居而奏請十方禪刹紹興中又累加大師號以慈應慧感塔曰感順之塔云塔去寺二百步其環以列屋別為塔院不知昉于何時逮入國朝廢而復興已六十年矣泰定二年寺厄于災會文宗居潛邸數臨幸而有禱于大師禎祥之兆屢形吉夢錫以緡錢圖起其廢暨歸御宸極內出金幣雲委山積飭工庀材窮壯極麗且進封大師曰普濟聖師徵主僧守忠對揚便殿授三品文階以冠師號增創新寺賜額崇禧惟塔院尚存其舊規制庠陋未及改作而守忠遷主徑山今住持法匡來補其處節縮浮蠹庫庋日充乃盡撤塔院而一新之塔之址徑六筵以漸

昭文席湜藏書

而銳其上六面五級周以步簷最下一級飛椽外出至二十有二尺當其前為正殿以間計者三其高六尋脩如其高而益尋有二尺以為其廣又前為獻殿并亭後為觀音殿以間計者五而其崇減于正殿五之一正殿之旁翼以應夢之樓彌勒之閣闢兩扉而作堂直其衝左曰木末右曰真樂環其外為僧廬庖福之屬以地勢中高外下易于傾弛則帖石以廣其址四隅各設巨甕貯水百斛以備不虞門術故多怪松久而摧缺益植禱松以萬數凡木石瓦甃匠傭之費為鈔一十四萬九千九百緡為米四千三百九十斛經始于至正四年之冬落成于六年之夏華鐙輝映金鐸鏘鳴曲檻方櫺下臨無地耆舊僧奇偉等謂此殊勝昔所未覩宜有登載以示方來爰狀其實謁辭為記按建康志蔣山距城十五里舊名鍾山建康今為集慶路山之得名志所叙詳焉考其地脉則由東南沂長江而西數百里乃止其止也蜿蜒磅礴既翕復張中脊而下降為平行郡治在焉西為覆舟鷄籠諸山又西為石頭城而

茲山對峙其東諸葛亮所謂龍盤蟠虎踞帝王之宅王于土中而言也蓋自其所負山脊側而眺之茲山持其左腋及至其處則峯嶂橫陳迴鑿內向正中一小峯隆然孤起即所謂獨龍阜後人以峯頂圓粹如珠名之曰寶珠峯緣坡陀下抵山足仰而視之第見夫坐據要會而獨擅其尊不知為山之腋也今又決渠立障遏西谷之水折而東流以合陰陽家之法人力之所及抑有以助成其形勝者焉竊意宇宙間清淑之氣倏聚忽散初無定在雖古帝王莫得而專是以支為名山真茲吉壤神棲聖止託焉以安其光靈震耀閱千載猶一日殆非偶然也矧今昌辰遭逢之盛所以致其崇極者蔑以加焉然非荷負得人安能祇承德意昭宣遺休如此乎是用弗辭而為記其歲月若夫大師為如來使密贊化機乘方便而示現有生假神通而攝誘羣品不思議事固非凡情所能度量且有前賢之碑銘記傳在茲不贅述焉

思谿圓覺法寶寺舍利塔記

昭文席湜藏書

吳興城東三十五里思谿之上有大叢林號圓覺法寶寺住山文粹重建塔成伐石屬某書之用圖永久按狀宋崇信軍承宣使王公承從宣和間任于朝慈受深禪師時住慧林承從暇日數與之游而咨決心要聞語及有為因果禪師言起塔之功德最勝蓋舍利所在則為有佛也承從既謝事而歸則捨家造寺建塔迎禪師為之開山其後承從子孫日益衰悉取故所施田而寺遂廢淳祐間觀文殿學士趙公與蕙指金錢畀之使以田復入于寺且繕葺其棟宇缺者以復完國朝至元十三年塔與寺屋俱燬于兵雖屢易主僧率皆苟簡架漏取足自容僅存其香地弗絕而已皇慶二年粹寔來鑿已贊集衆緣大治土木作殿堂門廡及齋廬庖湍之屬為屋總若干區惟塔之役甚鉅久乃克致其力因舊為七級而增新為八面飛金湧碧巍煌中天闌楯外周龕室內秘華鐙寶鐸交輝和鳴眸容密語安置如法緇白四衆瞻仰讚歎以為多寶全身已滅而復現也在仁宗時西天竺嘗以古佛金剛座石製塔方

廣若干寸函舍利來獻詔以賜魏國趙公孟頫魏國尋以歸于梓
俾永鎮茲塔而祈福報上至是詎吉奉安惟謹故所有辟支佛齒
骨舍利亦并藏焉起天曆二年春訖至正二年秋凡十有五年而
告畢工其秉心也專肆力也勤矣某竊惟事之廢興係乎時物之
成壞閱乎數不圓乎時與數而歷劫長存者其惟夙昔所發深心
大願乎異時之真僧上士有出沒人間三世而後合浮圖之類者
今乃以十有五年之項熾然建立如此不啻事半而功倍自其異
者而言之時與數誠若不齊自其同者而言之本願則均是故應
知三世非遠十有五年非近虛空有盡此願無窮矧今真身法塔
為聖人出乘機緣之遇合而未止于此願力所感殆非偶然視昔
輪王天上人間龍宮海藏之所分貯一即八萬四千八萬四千即
一光明之聚遍法界無所不照其功德為異為同雖有巧智莫能
分別尚安能測其時與數之盈虛乎所可托以永久者有不在區
區世締文字之末也姑叙其畧庶來者得以考其構興之歲月云

昭文席湊藏書

施財為助者之名銜具列于石陰茲不著

化城院記

仙華山化城院者僧法空之所創也山之東隱君子方先生居之
先生歿墓山之北院距墓一里而近邑士與先生有雅故者以空
嘗從先生游相率即院中祠先生且以門人翰林待制柳貫所為
銘刻寘祠下而院之構興顧未有所登載某忝及先生之門故先
生之子樗來為空謁記誼不得辭按圖志仙華山在浦江縣北高
百五十丈周二十五里列岫如屏障中為風穴古仙人上昇處有
壇宇在其下云先生游錄稱白巖腹望峯頂丹光閃閃如寶蓮花
稍進至天壇前峯聳削離立東一峯折裂數百尺俯視如池又東
一峯如削循其罅而上踰石嶠如戶限北下如井折而東至第五
峯之背有石室可坐數十人又東為中峯下睨烏傷東白原濕聚
落如幕布其北諸山與新定接又一峯在其東極峻絕不可攀緣
而第二峯懸崖千仞有穴深黑風薄兩崖上出草木皆動凡先生

杖屨所歷較圖志所叙尤險怪崛竒誠天壤間勝槩也空受業于同邑皇安山之普利院而徧游浙東西州求善知識咨決心要既而充然自得浩乎其歸叢林虛席屢以名剎上皆避不就恒惴惴焉恐退藏之不密愛仙華之秀異將卓錫其中乃由北麓披榛荒而入得幽谷直東峯之下窈然靚深遂剪荆棘結茅以自庇劣僅容膝名之曰雲巢無登陟之勞而有宴息之安以為若是不啻足矣里人朱仙亦先生門人與空為方外交歎其自處太褊陋首捐田為闢基址而同里樓億為作佛廬齋寢庖福龍峯主僧永鎮尋輟田若干畝畀之而空之師清衍暨好事之家又助以田若干園總若干畝更其故所名雲巢曰化城精舍空因建鐘樓門廡並置田若干畝為久遠計易精舍之號曰化城院于是帝師為降法旨加護焉重紀至元之五年夏五月也至正改元之二年秋九月空復與其徒道元本覺撤舊屋一新之自大殿至齋堂寢室兩廡三門悉同巨剎之制佛僧之奉無不備具茲山之面目亦軒豁呈露

昭文席湜藏書

先生向所觀怪竒壯偉之觀可不煩舉趾而坐致也蓋空之勸游而返乎故山志在遺去囂祥探幽擇勝以佚其躬而已未始即人而人自即之用能建置成立如此已無愧于古之有道者而空又能以其餘力與先生周旋于文字間其名固當配先生以傳如廬陵之有勤眉山之有潛相為不朽安用區區以丹青土木之美相誇詡也哉姑記其作始之大畧俾來者無忘所自云爾空字無相族吳氏先生之祠事自有述茲不書

婺州通濟橋記

婺瀕溪為郡二水薄城南合流而西其勢滋大距城一里所故比舟為浮橋以達往來霖潦暴溢絙弱弗支舟數敗散水湍悍不容篙艣或有急而冒險以進多致覆溺西峯及菴禪師憫人之病已甚謀伐石作橋以利永久禪師名德之重尊官大吏豪商富民莫不慕嚮之輸財薦貨狎至宣慰使合剎解金吾公為移闕閭徵善工而授役焉度地于浮橋西若干步排積沙以定其基布橫木以

寶其底案石于淵者十有三旁為兩隄中為十一頓凡頓之形西
正方東則小楮而刺其上以殺水怒起大德四年秋九月訖十年
春三月兩隄十一頓皆集未及架木為梁而禪師遷湖之道場尋
委順示寂杭游民沈甲斷髮為頭陀走京師給權貴人言我及菴
弟子願假外護以畢橋事權貴人不知其詐為請于東朝既得請
南還則並緣取民財奪商人木衆共患之郡長吏亦遭其凌侮而
弗堪也乃發其姦陳之臺司以聞于上正其罪沒入其錢遂罷橋
局而毀石頓石堅緻不易動僅仆其五而止延祐元年冬十有二
月也禪師之法子雪牛菴公嘗以橋不可廢訴于官議久不決元
統二年春部使者徐公甫下車即詢民間利害當興除者未幾友
雲龍公時主西峯法席亟以茲橋為言徐公矍然謂人之為民害
者宜絕以法橋以利民不宜因人而廢親署公牘為申明之未報
會徐公入叅議中書省事白于宰相執政咸以為橋梁與不急之
役異詔旨甚明有廢必舉無可疑者符下龍公首罄衣盃以倡興

昭文席湜藏書

作江浙行中書省既給以前所沒入之錢二萬餘緡行宣政院亦
命開壇集衆僧受具戒得香幣之資為錢五萬緡乃市大木于處
之遂昌募良匠于閩南江左以至正二年夏四月庀事令工部尚
書慶喜公前刑部尚書張公並持部使者節而未躬泚視之且輟
俸金以增役費寮佐及所部吏民欣助恐後二公復併志壹慮殫
其勸相程督之勤于是諸頓悉完頓之高去水四十有一尺貫以
木梁被以石甃高出頓上又八尺而橋成橋之脩七百八十尺廣
若干尺覆以屋如其脩廣楹間五十而為殿者三為亭者二殿以
妥觀音大士泗洲僧伽玄天上帝之神亭以寘四天王因浮橋之
舊名榜曰通濟其年冬十月既望張公率憲府暨文武官屬以落
馬伴來俾為之記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
成梁有司歲一治之耳是役也邇其造端之始已不啻四十年而
一作一輟卒有待乎任風紀者力振舉之援著令以從事乃克就
緒其廢興所繫固非有司之常事可以聚論夫何以措其辭哉昔

泉州守蔡公記萬安渡石橋第叙役要而不及其宅蓋春秋之法所謂直書其事具文見意者也某不佞敢竊取斯義考其廢興之故而備記之用謹歲月貽諸後之君子云爾

博古堂記

故翰林待制僉淮西北道廉訪司事申屠公至元間名御史也公平居無宅好玩惟見以古彝器法書名畫求售者輒援厚直取之所蓄既富緘縵度置覆以傑屋名曰博古之堂公歿遠今十有年嗣子耀州史君傳藏護視惟謹升其堂如見其親之存焉間嘗諗于某曰我先君燕休之所曰九思堂吳文正公實為之記別號忍齋則翰林侍講學士揭公記之武昌別業有籍谷則翰林待制柳公記之作樓以儲書曰墨莊則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公勒銘其上獨博古堂僅存治書侍御史李公魏國趙文敏公所書扁榜而未有為之記者幸畀以一言俾我後人永保而勿墜不亦可乎某也後不及從先生長者登公之堂而區區陋微于諸大老無

昭文席湊藏書

能為役然托雅故于耀州非一日安敢以不敏辭昔者孔子言夏殷之禮而謂杞宋之文獻為不足徵當孔子時杞用夷宋圖霸已久典籍散亡而賢人之存者無幾其不足徵尚何怪乎秦人焚詩書而博士所掌故無恙蕭何從沛公入咸陽第能收其丞相府圖籍以知天下扼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至于先王之舊典儀物則一切委棄弗顧而墮于楚人之手以同歸于煨燼有識之士所為追恨痛惜而不已也國兵南伐趙氏納土既封其府庫以入于有司而一代之儀章物器皆公為江浙宣閩都司時親受于其主者以上于朝廷武夫俗吏莫敢壞傷斷簡殘編亦靡亡失其有功于斯文甚大中原文獻流落東南者固不得比隆夏殷公之賢于蕭何則已遠矣而又能以餘力窮搜極訪因山巖丘隴屋壁之遺而窺見昔人制度法象之所寓精義之所存公之有志于古豈徒以資耳目玩好而已哉矧以耀州為之子克謹其承久且弗忘不待當祭而齋然後思其居處思其所樂思其所嗜也來者距可忽諸

公諱致遠字大用東平壽良人其歷官行事有永國文康公所為碑銘此不著耀州名嗣以清方直諫世其家云

述古堂記

吳郡繆仲素好古博雅之士也平生所嗜惟古器物卒然遇之輒購以重貲並寘一堂之上其日若干所寶用者有宋內府故藏紹興丁巳邵諤所進述古圖圓研因以述古名其堂而求予記之述古圖本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用著色寫雲泉花木及一時之人物按鄭天氏先覺所為記坐勸書臺捉筆而書者為東坡先生喜觀者為王晉卿凭椅而立視者為張文潛按方几而凝矚者為蔡天啓坐盤石上支頤執卷而觀畫者為蘇子由執蕉筴而熟視者為黃魯直凭肩而偶語者為陳無已據橫卷而畫歸去來圖者為李伯時按膝而旁觀者為李端叔跪膝俯視者為晁無咎坐古檜下擊阮者為陳碧虛袖手側聽者為秦少游昂首而題名者為米元章竚立而觀者為王仲至坐蒲團說無生論者為圓通大士偶

昭文席湜藏書

坐而諦觀者為劉巨濟凡著幅中者十有一人烏帽者二人而其一為道帽僂桃巾琴尾冠者各一人衣深衣紫衣褐衣者各二人青衣者四人黃衣者三人而其一為道服繭衣紫氎衣各一人一童執靈壽杖一童捧古研兩女奴雲鬟翠飾則王晉卿家姬也石床錦褥玉卮瑤琴以次陳列大谿峭壁怪石淙流曲徑危橋映帶左右松竹蘭蕙紅蕉紫葳蔽翳聯絡天民又謂有羽流名動四夷師表千古伯時偶未之及乘間寓意繪而為圖以資好事之玩莫知其所指為誰記作于政和甲午後二十有三年諤乃以研進研蓋端溪紫石其形正圓隆其中以受墨環其外以為水委而旁刻茲圖其物采雖不可辨而服飾位置猶彷彿可觀所謂述古圖圓研也予聞商書記遲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夫所以欲求器于新者豈忽遠而貴近哉取其新以適于用而已三代先秦古器往往流傳至今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離磬崇鼎一旦歸于士庶之家固無所用惟研也者自王公達于庶人所通

用也矧茲製作之妙備存人物儀刑之舊而其用則日新而不窮
宜為仲素之所貴重歟堂以研得名記為堂而作仲素所蓄有出
于茲研之前而非堂之所以名者予不得而盡著也

西湖書院日記

昔天下未有學惟四書院在梁楚間今江浙行中書省所統吳越
閩之地偏州下縣無不立學而其為書院者至八十有五大抵皆
因先賢之鄉邑及仕國遺跡所存而表顯之以為學者之依歸不
然則好義之家創為之以私淑其人者也獨杭之西湖書院實宋
之太學規制尤盛舊所刻經史羣書有專官以掌之號書庫官宋
亡學廢而板庫具在至元二十有八年故翰林學士承旨徐文貞
公持部使者節漉治于杭始崇飾其禮殿而奉西湖上所祠三賢
于殿之西偏行省以其建置沿革之詳達于中書畀書院額立山
長負異時書庫官之所掌悉隸焉顧所以瞻之者田皆薄瘠且遠
在它州縣富歲所輸猶多不登營繕廩給之須猶或匱乏而弗繼

昭文席湜藏書

未有餘力及其書也郡人朱慶宗以二子嘗肄業其中念無以報
稱乃捐宜興州泊陽材圩田二百七十有畝歸于書院遵著令
減其租什二實為米一百三十有二石請別儲之以待書庫之用
而毋移它費凡書板之刊缺者補治之舛誤者刊正之有所未備
者增益之主教事者既白于儒臺而轉聞于憲府俾有司蠲其田
之繇投慮後人昧于所自而隳其成規徵文為記以示永久昔蘇
文忠公記李氏山房藏書以為物之悅于耳目者于用而不弊不
竭隨人之才分求無不獲者惟書耳李氏于其書既取而用之而
書固自如未嘗少損也夫書誠可悅而適用不弊而不竭矣使傳
刻者歲滋久而常無弊則摹造者日益廣而豈有竭哉向之書院
若白鹿洞若嶽麓非朝廷所賜無以得書今也以布衣之士而垂
意于學校之事不患其居之不崇食之不豐而患其書之不完此
仁者之心無窮之惠也學者宜無求而不獲能玩味其英華而究
極其根柢者幾何人哉蘇公所以歎古人得書之難而其學非後

世所及後世之書多且易致而學者益以苟簡也蘇公書院之先賢庸顯誦其說而推明之以為記庶幾來者主張是而勿廢且以勸夫東書不觀游談無根者焉

沈氏義莊記

湖之歸安東七十里是為花城其鄉之望者曰沈君家故業儒君之父處士公遺外聲利不有任祿而樂出私財以振人之急謂親親仁民宜有本末次第首圖創義莊以教養其族人未及就緒而歿君以為前人之志不可不續爰以至順辛未捐田五百畝建義塾構殿宇安先聖先師像其中以春秋修釋奠之儀闢講舍齋廬延宿儒為之師而聚族之子弟俾隨材以受業鄉人來學者弗拒也尋復以至正乙酉捐田五百畝即義塾之南立義莊屋以間計者若干歲取其田之所入以實之擇族中之長且賢者同主其出納貧無以給昏喪諸費者量薄厚之宜制隆殺之等而周給焉大抵本于昔人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懼來者弗克嗣其事則以聞

昭文席湊藏書

于外宰相執政及部使者咸報如所請沈君既求里之富公記其義塾而義莊未之有記乃叙次其事以屬筆于予古之有國家者必度田授民以厚其生立宗收族以教之親愛自其法不行于後世而民之失其養者日多風俗亦日衰薄然而萬古一心萬心一理田制壞而此心不與之俱壞宗道廢而此心不與之俱廢仁人君子苟克其一念之良心推吾有餘資彼不足使得遂其生而發其油然而親愛之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哉是則生乎千載之下猶為三代之民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有能慕沈君之為而興起焉將見人各親其親而周宇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矣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善繼善述者所宜盡心也戚戚兄弟莫遠其通秉彜之良心誰獨無之予弗辭而為之記者匪徒以勗沈君之後人慕承而弗墜亦以為富而好禮者之勸也沈君名野先字進之今為進義校尉江浙財賦都總管府照磨云

敬學齋記

吳郡施允文好脩之士也築室于城東為齋居之所扁曰敏學回
方士大夫來吳允文必踵門請見來者亦莫不樂與之游會予將
北上艤舟姑蘇驛允文來求予記其所謂敏學齋者予告之曰六
經之言學肇見于武丁之命說而論為學之道曰遜曰敏而已遜
者欲其謙退而如有所不能敏者欲其進脩而如有所不及退則
虛而受人進則勤以勵己二者固不容偏廢也孔子大聖人而不
自聖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可謂遜矣然而又曰好古敏以求之
者則其求之也曷嘗不貴于敏乎它日與顏會二子言仁與孝而
二子皆自謂不敏其遜抑可見矣回之仁參之孝三千之徒未能
或之先焉豈真不敏者乎苟徒為自卑而不思所以自強是謂知
退而不知進蓋遜雖美德然必敏則有功由是言之則為學之道
所重尤在于敏也允文取以名其齋誠知所務矣而允文不自以
為足汲汲焉求予言申其義以記之予聞孔子教人以訥于言而
敏于行又以敏于事慎于言為好學允文平居奉親孝交朋友有

昭文席湜藏書

信敏于行與事者也因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進進不已必有深
造自得者也奚以予多言為哉姑以此復于允文云爾是為記

間止齋記

錢唐張子英生宦家且居今盛時而雅不樂仕進日以篇翰自娛
尤嗜淵明詩摘其語扁所居室曰間止齋而屬予記其所以名之
義予觀淵明止酒詩章首即以居止城邑逍遙間止為言則其所
謂止者不止于止酒而已夫天壤間事物有萬不齊是非之相傾
利害之相乘妍媸之相形強弱之相侵莫知其所終極而人以眇
然之一身與之周旋而左右酬酢乎無窮之變孰能于膠膠擾擾
中求其止乎山林枯槁之士棄事絕物而寓情于風月寥寂之鄉
仰雲嵐而俯泉瀨若可以止矣是猶為有所待而未能無待于外
也惟放于自得之場物任其性事稱其能而吾方且遺其所寄不
知城邑之為山林山林之為城邑斯可以無往而不得其所止此
非莊生之所謂逍遙而淵明取以為言者乎抑其言不止于止酒

亦不止于及其居止也坐止于高蔭而不知孰為輪奐之美步止于華門而不知孰為康莊之達味止于園葵而不知孰為食前之方丈歡止于穉子而不知孰為侍妾之數百非去彼而取此也閑放不拘逍遙自適耳又安知孰為莊生之遊孰為淵明之止乎子英清脩好古處城邑如在山林未嘗弊弊焉牽于名迹宜其聞淵明之言而有契于心也然予聞孔子可以止則止苟未可以止而止與可以止而不止蓋昏夫之當其可任則如淵明以弦歌為三徑之資當其可止則如淵明之不為五斗米折腰解綬而去無累于物而異方同得何適而非逍遙是乃善學淵明而得其真止者也子英屬予記其為止之義予之所知若是而止耳昔者曾子以緝熙敬止釋止善于淵明以逍遙間止詠止酒其取義皆非尋常格于章句訓詁者所能通予方欲見好讀書而不求甚解如淵明者共論斯事子英可謂淵明之流非歟倘能為予言之請留更僕而筆受之以為後記

昭文席湜藏書

記高祖墓表後

右迪功郎黃公墓表公潛之高祖其葬也宗正丞兼左司郎官朱公元龍方奉祠里居故我曾祖戶部公求為之文表于墓道曰迪功者宋紹定辛卯公以東朝慶典受封初階也後以戶部公景定間再遇明堂恩庚申贈宣義郎癸亥贈承議郎咸淳丁卯又以郊恩累贈朝散郎高祖妣宗氏累封安人後公二十七年卒年九十有二曰孺人者亦其初封也子男四人長諱夢炎即戶部公是為潛之曾祖幼能屬文年十有一鄉先生或戲謂曰小甘羅之一歲早已能文應聲曰加孔子之數年可以學易鄉先生大奇之表所謂挑以文應口輒對者也既而以紹定戊子嘉熙丁酉連請兩浙轉運司文解表云再薦于漕者時猶未第也公歿後八年乃以免解擢淳祐庚戌進士第仕至太常丞樞密院編脩官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後公三十年卒年七十次焱初戶部公客于觀文殿學士少師吳公淵假以勇爵使就試于漕闈非其志也掇俚諺

黃文席公集卷三
為啓以辭曰舉子忙槐花黃早已覺壯心之動時文熟秀才綠要
須取本色而歸吳公嘉其志而不容其卒辭乃以回馳于焱後累
遷忠翊郎權安慶府望江縣令炳蓋其舊名也後公四十八年卒
年八十有五次煥所後父曰伯恭公之母弟次榮以公後前一年
補太學生後公二年卒年二十有八女二人長適王困金嘉熙戊
戌殿試第五人授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未上而卒表不書
節鎮軍號而書州名曰安吉者取其易知也次適劉瞻孫即時孫
也戶部公二子長垓次承節郎諱諤是謂潛之祖一女適劉景辰
有子應龜太學內舍生望江令三子長埴次塙咸淳己巳戶部公
以明堂恩當任子輒推以與塙故戶部公之子無用廢入官者塙
未命而戶部公遭內艱尋更名君澤以進武校尉試有司名不見
于表者時猶未生也一女適朱叔麒登咸淳戊辰乙科授從仕郎
處州軍事判官遷國子監書庫官太學一子垓一女適劉琛垓生
於嘉熙初元而承節公生于隆興寓舍表所書皆小字時猶未名

昭文席湜藏書

也其後垓又更名景山云孫女實三人而表云四人莫得而詳也
惟我高祖妣之葬戶部公所為壙誌有墨本傳藏至今而高祖墓
表石弗存已久潛生于高祖既歿三十五年之後年今七十始于
朱公家集獲見其文追慕感泣不能自己大懼歲月寢遠墜逸不
傳謹錄而藏之并疏其纖悉委曲俾我後人尚有考也曾玄而下
表所不及者家譜存焉

湯氏義田記

湯氏在龍泉為鉅族宋南渡時岐國公思退以文章家致位宰相
族益著岐公之伯祖太中大夫稻後九世是為武翼大夫節武翼
生望以父蔭讓其弟始不有世祿有子曰鏞字伯韶生十三年而
德祐失國遂隱不仕人稱之曰石屋處士云處士君既不仕則混
迹民間務為生產作業家以苟完自奉甚簡薄而樂振人之窮急
謂仁民愛物宜始于親親乃置義田以贍同族其為田二百畝歲
可得穀四百石擇族人廉謹而有幹局者俾任其出納月給人五

斗有喪者二石葬則半之產于者一石再有子則倍之子始入學
予錢三十緡嫁女如入學之數娶婦則減三之一年七十者每歲
帛一疋能自業者弗預不知檢飭而有子弟之過者罷之大畧倣
范文正公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其為施貧活族之義則無以異
也蓋范公有志于是者三十年暨出臨方面入踐政途位克而祿
厚始克克其志岐公方貴顯時未及為而處士君乃以一布衣為
之可謂難也已然嘗觀三王之民皆有常業食飲服用之須不必
仰于人而後具公卿大夫所受田祿亦有等差而不得過其制安
所取羨田以為相賙相恤之資乎若夫合族之道又非衣食于我
之謂也厥今田制之壞宗道之廢亦已久矣有能以義起禮而崇
其恩愛于服窮親竭之餘不愈難哉處士君三子長濱次溱次京
溱不幸先卒濱與京是繼是述弗懈益虔而京不遠數百里走錢
唐求予書其事于石以告後人俾勿墜孝子仁人之心何其深
且遠歟是固予所喜聞而樂書者也處士君之言行前進士葉覲

昭文席湜藏書

既以銘其墓茲不復云

寶忠堂記

翰林學士公朶爾直班以寶忠扁其所居之堂而貽書于溱曰昔
我魯國忠宣忠武兩王佐 太祖皇帝肇造區夏克有大勲慶賞
所加爰及苗裔為國家之世臣茲已八葉忠武始嘗以太師國王
都行省承制行事建牙于燕而今京師迎陽里第則吾祖同知通
政院事府君之所作也予不幸少孤痛自策勵獲底于成人蒙被
眷知備負禁從恒廩焉以隕其家聲為懼竊聞古之人或以善為
寶或以仁親為寶而吾家世之傳則以忠為寶子孫宜謹其承相
與保守之而弗失是用名吾堂曰寶忠庶幾退食于斯心在帝室
夙興夜寐靡敢忽忘不可無告後人俾繼吾志願有述而刻諸某
歷觀漢初之豪傑並起而從高帝馳驅于中原高帝既定天下異
姓之臣裂地而王者八國類皆鮮克有終張耳頗以智自全亦僅
至其子而止獨吳芮受知高帝稱之曰忠著于甲令由衡山而長

沙傳號弗絕迄今千百年猶廟食于一邦孰不曰德之薄者其流卑德之厚者其流光推本而言則為德之薄厚特係夫能忠與否爾惟扎刺爾氏之先奮其雄材翊扶興運元功茂烈載于彝常自時厥後享有茅土訐謔廟堂出入帷幄者莫不世濟其美德業之盛有光于前雖古帝王輔弼之臣殆不是過非僥倖于一時之際遇而謂之豪傑者可同日而語也然自魯兩王父子下逮東平之三世易名節惠悉冠以忠與向之著令稱忠者若無以異令聞長世不亦宜乎蓋人材與時高下固有不齊至于事上之貴乎忠無古今一也公以宗臣世胄日侍天子清閑之燕而謙退不伐克念厥紹休沐在外輒與鴻生駿士探討儒家者流之言而知忠之為貴奉以周旋如恐弗勝既以受之前人者昭揭而自儆又圖有託以貽方來俾承勿墜為慮豈不深且遠哉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此所謂寶上之賜也公之所寶家世之傳也能不失其家世之傳則能久有夫上之賜矣百世之下尚鑒于茲

昭文席湜藏書

學齋記

伯溫甫以學齋扁其居室而來諗于某曰予幸以國子獲執經于館下忝釋褐而備官使于西陸者二十載異時同舍生類能以文學論議自見已獨無稱焉大懼去師友日遠墜失不得附于英俊之列爰以學名吾齋庶幾退息于斯有所自儆以為進脩之地匪但求無媿乎今人苟未至乎古人不敢不勉也子其為我記之某聞魯論所記子夏氏有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之言說者謂斯言非為學而弗仕者勸乃為學而弗學者戒也然則學之優或不必于仕仕之優曷可以無學乎蓋古者由家而鄉以達于國固無地而無學其賢能之興于鄉者必還以長而治之歲時屬民射飲讀法使之習容閑禮考德問業莫不有教學相長之道焉則亦無事而非學無時而不學也今之為學既不皆與古合其仕者又率以鈞擻趨辨為大務而無暇從容出入升降酬酢于儒服俎豆之間若夫隨牒遠方邈焉海隅徼塞萬里之外則弦誦之聲並以希闊年

未至而不親學者皆是也有能不為事物之所奪風氣之所移而卓然以古人自任如伯溫甫者不亦有志之士歟歷觀書傳所載能終始于學者無如衛之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作詩以自儆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先儒以為此誠意正心之極功則其所學可知也伯溫甫敬歷之久譽望甚著年踰強仕以選擇外宰相之元僚而居是室也忘其齒之長身之貴不怠于自儆如此其亦武公之徒矣由是而登于武公之年所造詎易量哉且老之為言考也庸謹記之以俟它日考其成焉

黃文獻公集卷十二

